

雲南大學叢書

講  
易  
管  
窺

丹徒戴振聲



雲南大學叢書

子方集卷之三十一

講易管窺

周鍾嶽題

不學不識

南大印

# 講易管窺序

中國之人羣衆矣開化最先立國尤大五千年中周漢唐明之拓疆魏遼夏金元清之同化德涵焉威攝焉世界無與抗爭者迺自濠鏡通商香港乘地臺灣奇恥遼瀋距傷而環顧國人不聞如勾踐臥薪夷吾內政貞觀雪恥永樂航洋紛紛然咨咨然國勢之如何振興不問也人才之若何培養不問也猶復是丹非素入主出奴讎如水萍頑如木石義農軒頤之子孫竟至斯乎夫一國之興衰繫於人才之消長人才之消長繫於教術之明晦愚也哀齡講學厚期後起乙亥孟春首以五經論語導諸弟子之研究次及孟荀戰國諸次及呂覽李斯附因其學及遷史董生洛下向歆彪固及許鄭孫奕李豐江式徐澄明及韓李輔歐陽及程朱象山止齋東萊同清水心深及陽明涇陽羅山豆及亭林梨洲船山習齋大醇陸德明陸法言諸人附及韓修詒人附及程朱朱子管見景濂雙庵諸人附及陽明華詒人附及亭林諸百詩李野人附及清康熙帝一代漢李皆文字賦之區咸與尊朱之反及近今各學派七日一講一講一題問亦一題數講冀以一得之愚暫爲武斷陸法言切韻序引劉瓛曰我輩以爲定則定矣此古人不得已之武斷也譬執小旗率衆前驅指一學徑急起直追分之各爲專門合則爲全才賅千秋歷史之真吾生百齡不啻千秋閱歷久才識增也聯四百兆人之契全國人心不啻一心才識公功效同也藉曰不然國將危而學猶晦材難篤而效可知尙忍言哉尙忍言哉諸弟子英英率教蓋有人矣昆明于生乃仁聽我諄諄自修汲汲推尊旁證下筆千言於首講易經一題先錄成冊闢一康莊掃除支路雖未敢遽言深造自得而循途以步進步較易一經明羣經皆明一學明羣學區明區區之心求正有道尙有矜其愚匡其失而助其成者乎庶幾獲一益於學獲一益於國愚雖學殖荒落猶將引領望之矣

民國二十有四年冬 屏山居士書

# 講易管窺目次

## 卷上

易之起源與完成

第一期 畫卦

第二期 重卦

第三期 卦爻辭

第四期 象象

(一) 孔子五十學易考

(二) 孔子作象象考

第五期 文言繫辭

第六期 說卦序卦雜卦

## 卷中

易之流傳

- 第一期 儒門之易
- 第二期 經師之易
- 第三期 經緯雜糅之易
- 第四期 儒老雜糅之易
- 第五期 儒道雜糅之易
- 第六期 漢學之易
- 第七期 新學派之易

卷下

易之古史進化觀

(一) 物質生活之進化

器用

漁獵

牧畜

農業

居室

(二) 社會組織之進化

婚姻

階級

法律

商旅

戰爭

(三) 精神文化之發達

宗教

倫理

藝術

# 講易管窺卷上

石屏袁嘉穀講授 受業昆明于乃仁述記

## 易之起源與完成

易何以名易乎。鄭玄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也。變易也。不易也。」上之原本於易緯。下之暢發於孔疏。至矣。允矣。今不必辨其名矣。請徵其實。

易由野而文。由符號而文字。由占卜而人事。溯夫上古之時。民智未啟。耳目之所觸於物象者。無由以達其名。心思之所感於事理者。無由以宣其義。有聖智者出。思有以達之。宣之。於是仰觀俯察。體繪宇宙自然現象。以順應人類之需求。宜之以語言。達之以符號。迨社會演進。羣體日恢。庶物愈衆。符號愈繁。乃整齊劃一之。定爲八卦。卦者。畫也。奇偶相疊而生數焉。短長相雜而成文焉。文成而事立。數生而理寓。卦設而象列。象列而物顯。而心思耳目之感觸者。得是以濟。後聖繼作。更從而推演之。錯綜其象。以備物。乘除其數。以窮理。孳乳其文。以盡事。遂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斷天下之疑。至於周世。而始被之以易名。予讀易而知其起源與完成。皆先民各據其環境之殊。而異其因應之術。基其習性之別。而分其思想之途。故以言畫卦重卦。未可貿貿然遽斷爲伏羲神農也。必迴溯伏羲時代。極樸蒙昧。八卦者



者。特初民觀察自然藉以表識意象之工具耳。神農重卦，又其智慧文物進步之特徵也。欲知卦爻辭何由作，亦未可質貿然遽斷爲文王周公孔子也。當知初民崇尚鬼神，故取決於占卜。卦爻初無高深微妙之哲理，特卜筮者斷吉凶之辭，因垂爲訓戒耳。逮於周末，人類思想逐漸開明，孔子作象象，一以廓清占卜之風，一以建立人道之極。儒教倫理政治哲學備於是矣。文言擊辭，蓋弟子述聞孔子之言，其推崇易之價值，固大悉備。則知爲易道昌明之秋也。說卦序卦，兼卦後世通易者相傳之言，不得與象象文言擊辭等量齊觀。今欲知其起源，與完成當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分別觀察，各篇作於何人，昉於何時，影響於當時及流傳於未來之價值者，何則前人聚訟千載而莫決者，庶幾渙然冰釋矣乎。今就各篇次第成立之先後，析爲六期。六期之中，初無截然畫分之界線，特就其嬗聯蛻化之際，略分畛畔，以便尋繹而已耳。

期別	篇目	作者之代表	作期之異同	附記
第一期	畫卦	伏羲	未有文字時代	初民以符號表識事物，符號紛歧。伏羲乃整齊之，定爲八卦。
第二期	重卦	神農	未有文字時代	社會演進，八卦簡略，不足以代表繁曠之事物，神農乃重爲六十四卦。詳後

第三期	卦爻辭	文王	殷周間	<p>初民崇尚鬼神，取決於卜筮。文王乃彙集未有文字時代。已有文字時代之占辭。定爲卦爻辭。</p>
第四期	象象	孔子	春秋	<p>孔子作彖象，重人事。略神道，占卜漸輕。儒教之中心思想，由此建立。</p>
第五期	文言繫辭	商瞿等	春秋戰國間	<p>闡明易道之崇大。當爲田何等本於商瞿所授而推衍增益之。詳後</p>
第六期	說卦序 卦雜卦	通易之 經師	西漢	<p>據論衡，說卦爲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不數序卦雜卦者，統於說卦故。疑皆爲秦漢間通易者所作。</p>

## 第一期 畫卦

夫上世初民，狂榛蒙昧，雖人事有作，而渺焉莫聞，逮民智日啟，見夫自然界之廣大者，莫若天地，天空一片清勻而無垢缺，故畫一以表大，以象天體渾然不可分析。易緯乾鑿度一畫中分爲一，以表地，以象地，山川草木，藩然可辨。三古

天·空·之·顯·著·者·莫·若·風·雷。三古風字地·上·之·顯·著·者·莫·如·山·澤。三古山字人·生·之·切·用·者·莫·若·水·火。三古水字悉·以·符·號·表·識·之·於·是·昔·之·過·而·不·留·者·今·且·有·跡·昔·之·散·而·無·紀·者·今·且·有·緒·其·緒·也·將·以·辨·名·物·而·立·條·理·其·跡·也·將·以·著·既·往·而·示·將·來·此·易·卦·之·所·由·起·源·也·易·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之·興·蓋·萌·于·符·號·夫·人·具·四·肢·官·骸·常·動·持·筮·畫·地·便·已·縱·橫·成·象·用·爲·符·號·百·姓·與·能·日·不·待·伏·義·也·呂·覽·云·「未·有·崇·尤·以·前·民·固·剗·林·木·以·戰·矣·」因·知·未·有·伏·義·以·前·民·亦·劃·地·成·形·自·爲·符·號·非·獨·八·卦·始·行·爲·易·之·造·端·而·已·特·同·一·事·一·物·初·民·觀·察·之·印·象·或·殊·符·號·之·表·識·難·以·盡·同·今·之·俚·人·亦·有·符·號·家·爲·典·型·部·爲·徵·識·而·彼·此·不·能·相·通·夫·伏·義·以·前·亦·如·是·矣·觀·「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疇·馬·爲·駁·馬·爲·木·果·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吝·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象·爲·柄·其·于·地·也·爲·黑·」是·同·一·符·號·藉·以·表·識·不·同·之·事·物·同·一·事·物·亦·有·不·同·之·符·號·何·以·盡·人·類·而·通·之·信·之·乎·伏·義·者·蓋·以·符·號·之·紛·歧·始·整·齊·劃·一·示·人·以·不·容·增·減·由·是·率·爾·著·形·之·符·號·始·爲·約·定·俗·成·之·八·卦·造·文·字·既·興·八·卦·又·專·爲·占·卜·之·象·耳·

## 第二期 重卦

八卦者初民代表事物之符號。因而重之。猶文字之有會意。

謹案如三三爲山下出泉。三三爲澤中有火之類。

引而伸之。猶文字之有假借。

譯案三本爲雷。後以龍亦潛伏。時時飛升。且雷動能現。二者相因。故三亦以象龍。三本爲風。而風動樹搖。亦如雷龍之例。故三亦以象樹。如是推演。義象遂廣。

蓋社會演進。民智日啟。八卦簡略。不足以代表繁賾之事物。乃因應社會需要。重爲六十四卦。其去伏羲畫卦之期。當不甚遠。繫辭云：「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漢儒鄭玄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則易正義第二引。魏博士淳于俊等。以重卦屬之神農。見三國志魏志高貴鄉公傳。雖與進化之歷程相符。然重卦之由。或因當時人類體察實地經驗而知之耳。今假設而推想之。初民遠

出游牧。路經山野。其地旱傭。徧覓水泉。得之山上。方此隊人。將次他去。顧念同族後隊。接踵而至。乃於山下顯處。作一

記號。三三山上有澤。或三三山上有泉。則後隊至此。卽知水在山上。逕自攀登。或三三水在山下。則無須登巔尋覓。然

其時民智淺陋。彼見卦象。可以告我以外物。以爲必有神以主之。而敬畏之心漸起。循而久之。牧隊將發。或爲占問。如

得䷌卦。則謂外出不利。雷雨將至。如得䷌卦。則謂水草豐美。儘利前往。詳見錢穆國學概論此重卦之人。偶一爲之。神農乃重疊數

齊之耳。繫辭言農帝堯舜禹取諸云云共十三卦。惟伏羲取諸離在八卦中。是八卦屬農帝之證。取諸姤取諸噬嗑等在八卦外。在五十六卦中。是重卦屬神農之證。或有以重卦屬巫文王者。孔疏云：「繫辭神農已有蓋取諸姤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

正義第一疏言甚詳。

### 第三期 卦爻辭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每爻。有象有辭。所以明象之吉凶。而爲人類行爲取決之標準也。例如䷌咸卦。爲

山上有澤之象。彼時民智尙淺，澤之美惡清濁莫能辨，於是發爲占問焉。先有其音，而無其字，猶如今之歌謠，流行民間，迨文字既興，乃繫以一定之辭，如占婚娶得謙成卦，則曰：

謙成，亨利貞，取女吉。

夫山上有澤，與取女語意何關？則爲之解曰：「三兌，少女也；三艮，少男也。女悅男止，男下於女，婚嫁之道也。」如所占得謙成卦，則爲風行天下之象，風行天，隨意而合，况一陰而配五陽，何以爲嘉耦，於是繫其辭曰：

艮女壯，勿用取女。

夫同爲取女，而吉凶各殊，故須以辭斷之。

辨吉凶者存乎辭，繫辭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繫辭

取女與否，視其占辭以爲定。

辭也者，各指其所之，繫辭

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繫辭

辭之作用，所以明卦象，或爻象之吉凶，使人皆知趨吉以避凶，以適於治善之鵠的耳。

(一)卦爻辭之編纂。卦爻辭之作者，前人聚訟紛紜，雖所言各殊，而確定爲一人一時之作，則一也。今以史蹟證之，文法考之，知卦爻辭乃混合多次占卜之記錄，加以分析編纂，編纂者或相沿文字未興以前之謠諺，或採擇文字既

興以後之占辭，分佈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甲)以史蹟考證 卦爻辭乃古代占卜之實錄。占卜者於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與夫當時之禮俗風尚，流露於占辭間。若加以聯貫綜合之搜集，及統系條理之整理，則作者之時代背景，猶可想像而知之。

社會生活	原始狀態	易爻辭	進化情形	易爻辭
居處	穴居野處	出自穴 (需六) 入于穴 (需上六)	戶庭宮室	不出戶庭无咎 (節初九) 入于其宮 (困六三)
婚姻	掠婚	匪寇婚媾 (睽上九屯六二賁六四)	嫁娶	納婦吉 (蒙九二) 歸妹愆期 (同人九四)
畜牧	牲畜逃喪	喪馬无逐自復 (復初九) 喪牛于易 (旅上九) 喪羊于易 (大壯六五)	以編之	羝羊觸藩羸其角 (大壯九三)
器用	草器土器	繩 編 缶 篋	銅器鐵器	金矢、戈、金柅、金車、
祭祀	以人享祀	剝則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困九五)	享祀以誠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既濟九五)

據右表所列初為原始民族之占辭，故呈露原始生活之色彩，後為開化民族之占辭，故有光昌文明之氣象矣。視其

社會演進之跡，則知非一時一地一人之作也。

(乙)以文法考證 卦爻辭之文法，多參差悖悟，意義亦每不連屬，似合多次占卜之記錄，而為一辭。

卦名 第一次占卜之記錄

他次占卜之記錄

師六五 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長子帥師，弟子輿師，貞凶。

小畜上九 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

月幾望，君子征凶。

且其敘述之例，亦頗不一致，約可歸納為下列五項。

但示吉凶而不敘事

乾元亨利貞 乾卦

悔亡 恆六二

貞吉 大壯九

單敘述而不示吉凶

履霜，堅冰至 坤六二

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坤上六

先敘述而後吉凶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九三

黃裳元吉 坤六五

先吉凶而後敘述

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咸九四

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卦

敘事吉凶重迭

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隨九四

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訟六三

他如先吉凶敘事又示吉凶或先敘事吉凶又敘事其文法極不規則與典謨訓誥殊科與先秦古籍文法亦截然不同且執貞字言之曰貞吉曰貞凶曰貞厲曰貞吝曰利貞曰可貞曰不可貞曰蔑貞曰貞疾恆不死或曰小貞吉大貞凶貞婦人吉夫子凶君子吉小人否小人否大人否亨其辭句之參差矛盾即反應卦爻辭之作實在一思想單純文化簡略之社會而產生者且幾經試驗之結果決非一時代或一人手筆所可驟變也明乎此進而討究卦爻辭之編纂屬於何人何時至何時始爲定本則思過半矣

(二)卦爻辭編纂者之檢討 卦爻辭之編纂前人或以爲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馬融陸績等說同此，愈以左傳有周禮在魯之言，固禮爲周公作。以爲卦爻辭亦周公作康或以孔子作卦爻辭康有爲皮錫瑞等倡之要之古文學者謂周公作爻辭較駁焉欲爭孔子之席有爲編考駁正之。



文學者，則以孔子爲制作素王，非此不足以尊孔。要皆門戶之見，故是丹非素，入主出奴，其失則均。今證以卦爻辭之史蹟，稽以彖傳繫辭，卦爻辭之編纂，當屬之文王，誠確乎莫可易矣。

(甲) 彖象繫辭明言文王。史公謂「文王拘而演周易」，彖傳則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繫辭則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易之興也，其有憂患。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與文王之身世合。

(乙) 爻辭載享于西山，享于岐山。「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及「升」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孔穎達周易正義曰「事同文王之會，故曰王用享于岐山也。」西山即岐山，皆文王之事。

(丙) 既濟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就字面觀之，固不能必謂西鄰即指周室，然周自稱曰西土，證以書酒誥云「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牧誓云「逖矣，西土之人」，又云「以役西土」，康誥「以修我西土」，大誥「有大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靜」，云云，可例證西鄰即指周無疑。推之，當時周稱商曰東土，證以書洛誥云「大相東土」，班固幽通賦曰「東鄰以虐而潰，仁兮」，是明以東鄰爲紂，鄭玄注禮記坊記引此文，下亦注曰「東鄰爲紂國中也」。

正義「東鄰不能修德，雖復殺牛至盛，不爲鬼神歡饗，不如我西鄰禴祭雖薄，能修其德，故神明降福。西鄰即指文王之修德以勝殷也。」

(丁) 震卦震驚百里，不喪七鬯。正義曰「天之震雷，不應只聞百里，蓋以古者之啟土，百里爲極，文王作繇在殷時，

明長子威震於一國，故以百里言之也。」文王之封域雖不止百里，蓋約言之也。孟子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震驚二字，即表現文王之屬精圖治也。」綜上各證，則卦爻辭蓋經文王之編纂，不必持周公作孔子作之論也。

(三) 卦爻辭編纂期之檢討 卦爻辭之編纂者，當在商周之間，不惟爲有韻之文辭，且章法句法字法與詩經若出一轍，茲例表以資比較。

易卦爻辭	詩經
或潛在淵 <small>乾九四</small>	或潛在淵 <small>鶴鳴</small>
鳴鶴在陰 <small>中孚九二</small>	鶴鳴于九臯 <small>越鳴</small>
王用出征……獲匪其醜 <small>離上九</small>	王于出征，執訊獲醜 <small>采芣</small>
包荒用馮河 <small>泰九二</small>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small>小曼</small>
君子于行，明夷初六	君子于役，君子於役
其血玄黃 <small>坤上六</small>	我馬玄黃 <small>卷耳</small>
受茲介福 <small>晉六二</small>	報以介福 <small>芣苢</small>
婦子嘻嘻 <small>家人九三</small>	以其婦子 <small>甫田</small>
履霜，堅冰至 <small>坤初六</small>	如履薄冰 <small>小曼</small>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small>否九五</small>	其雨其雨集于苞桑 <small>伯兮鴉羽</small>
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small>中學九三</small>	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small>小曼</small>
	或降於阿或飲於池或寢或訛 <small>無羊</small>
既雨既處 <small>小畜上九</small>	既優既渥既霑既足 <small>信南山</small>
觀國之光 <small>觀六四</small>	邦家之光 <small>南山有台</small>
大君有命 <small>師上六</small>	我聞有命 <small>錫之水</small>
高宗伐鬼方 <small>既濟九三</small>	覃及鬼方 <small>蕩</small>
翰音登于天 <small>中學上九</small>	翰飛戾天 <small>小(近人言翰宛(即難非也)</small>
大車以載 <small>大有九二</small>	大車檻檻 <small>大車</small>
飲食衎衎 <small>漸九二</small>	嘉賓式燕以衎 <small>南有嘉魚</small>
婦子嘻嘻 <small>家人九三</small>	以其婦子 <small>甫田</small>
翩翩不富以其鄰 <small>泰六四</small>	翩翩者 <small>南有嘉魚</small>

詩之辭句有同於易者有似襲用易之辭句略為變更者不特此也卦爻辭與詩之比興有絕相類者

易明夷初九

詩鴻雁篇

明夷于飛

鴻雁于飛

垂其翼

肅肅其羽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明夷之爻辭與詩之比興何異且「翼」「食」同在廣韻職韻古詩以翼食相叶如唐風鶉羽二章小雅楚茨一章信南山三章皆同又如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中學

和爵靡古音亦和叶爵王肅讀呼報反釋文靡亡池反又亡波反據宋本

鴻漸于于小子厲有言漸初六

鴻漸于磐飲食衎衎漸六二

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漸九三

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漸六四

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漸九五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漸七九

以鴻漸于口。套出不同之詩句。直與詩經文體相同。蓋西周初期。韻語盛行。卦爻辭適成於此際者。似有意爲對偶韻文。如「復自道。何其咎。」初九不曰「何咎。」而曰「何其咎。」蓋與上句「復自道」作整齊之句法。又如「枯楊生梯。」九二與「枯楊生華。」九五對。「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長卦「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上九并爲對偶之文。皆足以證卦爻辭之編纂。與詩經年代同在商周之間也。

(四)卦爻辭定本期之推測 卦爻辭雖經文王之搜討編纂。然其時尚無定本。故有箕子明夷之言。閒雜其間。蓋武王觀兵以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應寓言箕子。於是易學界起一大重公案。聚訟千載。糾纏莫決。一說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蓋箕子明夷。周公知之。爻辭應爲周公作。然周公作爻辭。史無明徵。卽全部易經。亦無一語及周公者。因箕子明夷之言。而遷就周公。以圖附合。固不免削趾適履。一以箕子訓爲蓍滋。或其子是箕子。已非人名。而以意義詮釋矣。

漢書儒林傳。「蜀人趙賓。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蓍茲也。」此訓箕爲蓍。訓子爲茲者。

惠棟周易述云。「其讀爲亥。坤終於亥。乾出於子。故曰其子之明夷。」蓋以箕子二字爲十二辰之名。焦循易通釋。「箕子卽其子。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鼎初六。得妾以其子。」

訓箕子爲蓍茲。爲其子。不免於穿鑿。陳澧東塾讀書記曾有駁正之辭。

東塾讀書記云。「孔子言易之興。揣度其世與事。而未明言文王所作也。孔子所未言。後儒當闕疑而已。何必紛

說乎。惠定字必以爲文王作。撰周易述。用趙賓說而小變之。以箕子爲其子。又據禹貢「冀州治梁及歧」爾雅「梁山晉梁也」。因謂「歧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享於歧山者。爲夏王」。紆曲如此。更可以不必要矣。

惠說紆曲而不可從。誠如陳澧所云。然文王作卦爻辭。因箕子明夷之言。卽闕疑而弗加以考辨。是又因噎而廢食矣。若謂孔子未明言文王作卦爻辭。然證以詩書禮春秋。孔子亦未明言所作。豈可置於不論之列。况文王作卦爻辭。證據確鑿。惟箕子明夷一語。不免有所抵牾。前人於此彌縫其闕。故有周公作爻辭之說。有夢滋與其子之訓。今證以左傳。引易自莊閔至定哀二百年之間。文有異同。知卦爻辭。雖經文王編纂。尙無定本。至周末始漸寫定。其跡可考見焉。

易卦爻辭

左傳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觀六四。

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莊公二十二年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上九。「白天祐之。吉无不利」。大有爻辭

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閔公二年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蠱卦辭

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僖公十五年。

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歸妹上六。

遇歸妹之睽……其繇曰。「士刲羊。無血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同前。

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睽上九

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從其姑。六年其逋」。同前。

公用享于天子 大有九三

遇大有之賤・「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  
昭公二十五年。

師出以律否臧凶・師初六。

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宣公十二年。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復卦辭。

其卦遇復・曰・「南國蹙・紂其元・王中厥目」  
成公十六年。

隨・「元亨利貞・无咎」隨卦辭。

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  
襄公九年。

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

遇困之大過……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襄公二十五年。

迷復凶・復上六。

在復之頤曰・「迷復凶」  
襄公二十八年。

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明夷初九。

遇明夷之謙……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昭公五年。

屯元亨屯野辭・利建侯・屯初九。

遇屯……遇屯之比……曰・「元亨……」  
其繇曰・「利建侯」  
昭公七年。

黃裳元吉 坤六五。

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  
昭公十二年。

潛龍勿用……見龍在田……亢龍有悔

•……見羣龍无首•吉

乾初九；九二；  
上九；用九。

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夫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昭公二十九年。

龍戰于野•坤上六。

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同前。

右所引雖寥寥十六條，然即此可見左傳引易有全異者，如閔公二年有略異者，如僖公十五年有全同者，如昭公二十九年，由莊公至僖公所引六條，全異者二條，略異者二條，全同者亦二條，宣公以下所引十條，全異者僅一條，而全同者九條。

故知左傳引易異文，隨時代而減少，卦爻辭漸漸寫定之跡，昭然若揭矣。然最後之定本，當為西漢博士如漢初小戴記董子司馬氏多引易曰：「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為今本所無，則箕子明夷當為文王以後所增入者，與文王編纂卦爻辭固無所抵牾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久已徵信，而箕子被囚奴，亦與文王相髣髴，故彖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是後世以箕子比擬文王，箕子明夷之言，為文王以後所增入者，尤可為明徵矣。

謹案古書竹簡易於錯脫，為後人之所增入者，往往而有，舉其荦荦大者，如老子可見楊朱，莊周可見魯哀公，管子能脫毛嬙西施事，墨子能見吳起之死，與中山之滅，商鞅能知長平之戰，韓非能說荆齊燕魏之亡，史遷能引楊雄之論賦，與文王作卦爻辭，箕子明夷，不謀而同，善學者，但能考其成書之年代，至何時始為定本，為何人



之所增入者。若據一二後出之文。而疑全書皆僞。不免舉一而廢百也。

又案文王卦爻辭。漢後謂之作。漢初謂之演。演之云者。或取古人。或改古人。或自作。六十四卦辭。三百八十四爻

辭。於是乎備。司馬遷云。『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史記曰。以管窺之。八卦之中。乾

卦元亨利貞。辭簡。文王殆取于古人。坤等七卦辭繁。殆爲文王增改。何也。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

曰金。五曰土。七稽疑。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等。凡列舉者。已有一曰。二曰之文。而乾卦辭無之。當在

洪範前也。爻辭之帝乙歸妹等。亦當爲殷人早卜而記之。至文王而有取焉爾。

## 第四期 象象

說文。『象。犀牛。象。南越之大獸也。』易以爲篇名。其初不過如標甲乙之符號。藉以識別而易尋省耳。

王篤就文句語引嚴氏曰。『宋本作筮。毛本改作象。』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引居易錄曰。『象。似犀而角小。知吉

凶。耳大如掌。目常含笑。生於兩輿。東曰茅犀。西曰神豬。遇之則吉。』

餘杭章氏曰。『象走之謂象。南越大獸謂之象。易以爲名。文字之權輿。昉諸八卦。依類象形。韓非曰。『人希見生

象也。而案其圖以想其生。故人之所意想者。皆謂之象。』爻文於是取法焉。象之初文。引書爲篆。畫卦亦謂

之象。象字從且。銳頭也。且讀若爾與銳。編文則同音。象銳聲。亦轉若祿。作稅衣矣。古文象書。頭尾皆削刻。八卦亦爾。故取法於

封豨之首。犀厥而前。若有鋒刃。證之曰象。

## (一) 孔子五十學易考

彖象之作，史遷屬之孔子，古無異說。蓋孔子五十學易，見於論語，言之鑿鑿，無容輕議也。至宋歐陽修作易童子問，已

啟疑古之漸。

見歐氏文集

其後趙汝談有南塘易說，專辨十翼之非。

見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今已亡佚

姚際恆考訂偽書，其立說之大體，亦

同歐趙，清崔述繼其軌。

見洙泗考信錄

近人顧錢等張其軍，於是孔子與易無關之言，甚囂塵上，幾爲世之定論矣。

古史辨錢玄同答顧頡剛書「孔子的學說和事蹟」我以為只有論語比較的最可信。據論語之中，關於易的有三則。

A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

B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路）

C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憲問）

但這不特不足以證明孔子曾經贊易，而且反足以證明孔子與易無關。A 的文句，魯論與古論大異。今本出於鄭玄。鄭於此節從古論讀。若魯論則作「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見經典釋文。漢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數。」即從魯論。我以為論語原文，實是亦字。因秦漢以來，有孔子贊易的話，故漢人改亦爲易，以圖附合。則將論語此節，改成史記孔子世家的「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句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早則彬彬矣。』」這種改變，原意殆想將論語此節作爲贊易之證。不料他們說孔子暮年歸魯以後刪訂

六經其時他已在七十歲左右，於是論語中五十兩字，便講不通了。什麼或五年，或十年，什麼用五，用十，或改作卒，或改作吾，講來講去，終難圓滿。B只引恆卦的爻辭，也與筮易無涉。至於C的曾參語，在易爲艮卦的大象，作「君子以思不出其位」，這明明是作大象者，襲曾子語而加以字，使與別卦大象的詞例一律。崔述曾據此以爲象傳出於孔子以後之證，這豈非反足以證孔子與易無關嗎？」

孔子五十學易，經此駁辯，振振有辭，然五十以學，與五十以學易，意義全殊。五十以學，蓋汎指一切爲學，與學易截然不同。夫孔子好古敏求，十五志學，終其身汲汲皇皇，發憤忘食，無時不學，無地不學，無事不學，固不待五十也。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而）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治長）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述而）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

子入太廟每事問（八佾）

曰：「然則孔子學易，或五年或十年乎，抑行年五十始學易乎？先乎此，則未聞也，後乎此，亦未言也。」曰：「夫欲解答此問題，當知孔子之身世環境，與夫學業進步之歷程，學易年歲之遠近，然後平情而決之，庶乎其真矣。」

(一)當明易與魯國之淵源。孔子生于魯，學于魯，仕于魯，魯固秉禮之邦，爲當時學術文化之中心區域，典籍美富，不言而喻，易象之藏于魯，尤史有明徵。

魯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春秋左氏傳

韓宣子見易象于魯，而他國無之，則知易象與魯淵源之深矣。然魯之易象何由而來耶？易象何由而藏于魯耶？

魯定公四年，子魚謂荅弘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春秋左氏傳

周公勤勞王室，勳業赫赫，故賜之祝宗卜史，備物典策，易當卽卜史之書。知易象藏于魯，由周公之德，故特賜之耳。且其典籍名曰御書，由周人以司之。

魯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躡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春秋左氏傳

據此則易象藏于魯宮，由家宰以司之。宣子觀書，疑本取書於太史氏，或由太史導往參觀，均不可知。然尊重焉，保守焉，其不能爲平民學士之誦習也，彰彰明矣。

(二)當明孔子之身世與學易年齡。據史記世家，知孔子少賤，嘗爲委吏料量平，爲乘田畜蕃息，年三十五以後，遊仕齊魯間，年四十二時，魯自大夫以下皆悟離于正道，故不仕，退而設教，弟子彌衆，年五十以前，皆僕僕于風塵，偃蹇

子仕進故無從窺魯之宮而誦習所藏之易象也。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爲中都宰，遷升爲司空，大司寇。蓋至是始得縱觀魯宮所藏之祕籍，知孔子學易卽定公九年爲大司寇，行年五十，恰當論語五十以學易之年。蓋字字實錄，無一字之虛也。

莊子天運篇：「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子曰：『子慕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待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亦恰與五十學易之言相當。

(三)當知孔子學業之歷程與學易心得。孔子自述其平生學業造詣之歷程，論語最爲簡明篤實：「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其學業隨年而遞增，每闋十年則進一境，五十而知天命，恰當學易之年，易之理本推天道以明人事，天人合一，卽知天命也。故五十以學易，五十而知天命，可以互證。

莊子寓言篇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寓言十九，然亦重言十七，右引一章，似亦可屬重言之列。蓋孔子六十而耳順，可謂大而化之之謂聖，週迴五十登用之年，學如不及，亦莊子所謂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年之非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正極高明而道中庸之境界，亦學業登峯造極時期。太史公謂：「孔子晚而喜易，讀之章編三絕，常曰：『假我數年，如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蓋非虛語也。曰：「然則漢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讫。』與魯論之改易爲亦，則又

何解曰：「漢時引用經文多改變其句法類此歇後語者固不止一二也茲就論語舉例列表如左。」

論語篇名	原句	漢碑名	引句
學而	有朋自遠方來	婁壽碑	有朋自遠
爲政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武梁碑	年踰從心
公治長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	韓仁銘	有子產君子
雍也	不遷怒不貳過	文範先生碑	不遷貳以臨下
泰伯	有若無實若虛	孔彪碑	有實若虛
泰伯	可以託六尺之孤	孔彪碑	可以託六
泰伯	煥乎其有文章	周巨勝碑	煥乎其文
鄉黨	色斯舉矣	張壽碑	常懷色斯
憲問	沒齒無怨言	橋公廟碑	沒齒無怨
微子	周有八士	郭仲奇碑	配周之八
堯曰	尊五美屏四惡	蔣君碑	遵五進四

右表漢碑所引論語皆屬歇後語例如可以託六一句趙明誠金石錄曰按其文仁必有勇可以託六授命如毛諾則

不宿美之至也。莫不歸服。蓋用韻也。因其用韻。經書又爲當時學人所通習。雖引歐後語。亦知其命意所在。故不妨一用之。其後相沿成風。由是可知「恬虛守約」五十以毀。亦因約毀用韻。刪去易字。且僅就恬虛二字觀察。亦知古論學易。確是原本。漢人言易。每喜雜入道家之思想。恬虛二字。出于道家。竟移用於五十以學之上。可知引用此句學字之象徵。必爲易字無疑。傳魯論者。改易爲亦。恐爲漢碑所誤。今以漢碑後語而證古論易之非。不免倒因爲果。失之輕疑。以或五年或十年詮釋五十學易。亦失之輕信。夫唯勿輕信勿輕疑。非明澈孔子之身世與學業。不能折衷一是也。

### (二一) 孔子作象象考

孔子之學術。在我國歷史上垂二千年之久。中經朝代因革。邦土分合。其典章制度。時有更易。而孔學則如日月之麗天。光耀百世而不殺。且經一次變遷。增一度高點。舉凡一朝之政治學術。思想信仰。要皆依孔學爲中心。雖歷代通人碩儒。下逮孩提之童。無不敬仰孺慕。其涵濡人心之深。範圍人類之廣。殆由於孔子刪定六經。孔子刪定六經之功。消極雖曰整理中國固有之文化。積極則爲轉移人類思想信仰。如易。如詩。如書。如禮。樂。春秋。皆官書之重要而寶貴者。孔子出而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修春秋。本鄭重之官書。經聖人之筆削。以周易論。非復述山歸藏之比也。以春秋論。非復晉乘楚檮杌之比也。推之詩書禮樂。莫不經孔子之筆削。以新意義。新評價。而非舊日之詩書禮樂。春秋可比者。百世之下。誦其書。爲之薰染陶融。習焉而相忘。化焉而不知。故孔子以後人羣之思想信仰。風尚禮俗。與夫政治文化。

亦非孔子以前之可比也。

孔子於詩、書、禮、樂、春秋，雖刪之述之，惟於易則韋編三絕，其專勤尤有過焉。於是作彖象，一以廓清當時卜筮之風尚，一以建立人道之中心信仰也。

夫孔子之先，多沈溺於宗教、鬼神，取決於卜筮、占驗。蓋占卜之興，由來遠矣。初氏巫媿蒙昧，仰觀於天，風雷幻變，俯觀乎地，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觀乎人類，疾疫交侵，夭折死亡，人之智力不足與自然抗爭，如驚風駭浪，汎舟於大霧中，迷惘惶惑，莫知所措，以爲咸有鬼神以司之，於是立卜筮之法，以探鬼神之意旨，以察禍福之機，逮於周時，卜筮極盛之時代也。觀左傳占卜之盛，則知崇尚鬼神，已爲當時之中心信仰。人鮮敢嬰之，亦不樂嬰之。孔子繼往開來，知當時人類囿於積習，當以漸改，故先假卜筮，益以幽遠之哲理，使人於無覺察中潛移默化。此孔子因卦爻辭而作彖象之旨也。卦爻辭者，蓋古代占卜實錄，初無高深微妙之哲理，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卜田則吉，公用享於天子，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卜立君則吉，利用爲依遷國，卜遷國則吉，利用修伐，卜戰爭則吉，他如卜風雨，曰遇雨吉，卜婚嫁曰納婦吉，卜方向曰利西南，不利東北，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卜行旅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卜酒食曰需於酒食貞吉，卜遺失曰喪馬無逐自復，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此等占卜之實錄，就開明之人類視之，略等於後世之神籤牙牌數耳。蓋在狂悖蒙昧時期，則視爲無上神祕之物，以爲鬼神之昭示，行爲取決之標準。觀書之言「龜從，筮從，庶民從，卿士從，汝則從。」即可知矣。孔子作彖象重人事，重學識，反覆申明專事鬼神之誤，而卜筮自輕人事自重，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知禍福純乎人事，天與鬼神無主宰禍福之



權敬而遠之斯可矣。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天且能統之，御之，尙何須禱祀乎？故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又曰：「丘之禱久矣。」孔子立身示範，不語怪力亂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衡卜筮篇：「子路問孔子：『豬肩羊膊，可以得兆，蓬萊葉筮，可以得數，何必以書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善之爲言者也，龜之爲言舊也。明存疑之事，當問蒼龜也。知占卜不足以決嫌疑，吉凶非能有前定之者，而宗教史巫之信仰破矣。天地鬼神，占卜之說既破，則人賴立身，云爲交接，必有御範準繩，於是闡明時中之理，向機而動之謂時，無過不及之謂中，本時中之理，以爲一切行事取決之標準，不假卜筮矣。」

(甲) 明中 夫上古之民，崇信卜筮，因卜筮能示人以吉凶也。孔子闡明中道，使人於處世接物之間，時以恰善爲鵠，自吉无不利矣。故爻辭言「中」，凡六，象傳言「中」，凡三十三，象傳言「中」，凡三十，其言中也。曰大中，曰正中，曰中行，曰中道，曰中正，曰剛中，曰柔中，曰剛柔非中也。凡得中者无咎，此非理想推測也。由宇宙事物發展變化之公例證之。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豐象）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泰象）

終則有始，天行也（蠱象）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象）

宇宙事物之往來屈信如日月寒暑之循環無端。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惟其如此，所以宇宙間任何事物，若發展至一定程度，則卽變而爲其反面。故乾卦六爻以九五爲最善，上九則亢龍有悔，而有窮之災矣。孔子明宇宙之變化，而人生亦法像之。覺人類之剛柔賦於天，嚴慈乘於父母，而往往流於一偏，或過或不及，過者失之，不及者亦失之。如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故以中道，詔人御物。論語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狂與狷皆非中行，中行難能，故思其次也。但中行不見於詩、書、禮、樂、春秋，惟易之爻辭凡六見。

得尚於中行（泰九二）

中行獨復（復六四）

有復中行（夬六三）

中行告眚從（夬六四）

中行无咎（夬九五）

中行，蓋出於易爻，孔子本之無疑，且不獨中行兩字也，過不及三字，亦用爻辭。

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吉（小過六二）

孔子因之以評衡其弟子。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論語）

師也過，類狂者進取，商也不及，類狷者有所不爲，所謂中行者，卽無過不及之謂也。淮南王書人間篇曰：「孔子讀易。」

至損益。未嘗不嘖然而嘆曰：「損益者，其王者之事與。」論語因之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要之，孔子理想之最高人格標準，卽中行。作象象以引申推闡之，始成爲其系統之哲學。歷代聖哲，無不以執中、用中、致中、守中、相授受。中之領域日擴，中之應量亦日充。數千年前，已爲人心之主宰。數千年後，復爲學者之信條。植其基於國民之心識，積久而爲民族精神，故以言政治，則損上而益下，而爲民權主義之先河。以言經濟，則寡多益寡，稱物平施，而無貧富不均之流弊。以言宗教，則折衷於天人之際，以言社會，則折衷於寬嚴之間。推之禮、樂、教化，無不植基於中，其故可深長思矣。

(乙) 隨時 宇宙事物，時時革新，時時變化，吾人處事接物，當隨時代之變遷，而適應其環境。孔子作象象，言時者二十四卦，象傳言時者六卦，其言時也。曰時，曰待時，曰時行，曰時成，曰時變，曰時用，曰時義，曰時發，曰時舍，曰時極，不惟言之，且履贊之。史遷謂孔子贊易，卽贊時之用，廣大悉備。

豫之時義大矣哉(豫)

隨之時義大矣哉(隨)

頤之時大矣哉(頤)

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

險之時用大矣哉(習坎)

遯之時義大矣哉(遯)

睽之時用大矣哉（睽）

蹇之時用大矣哉（蹇）

解之時大矣哉（解）

姤之時義大矣哉（姤）

革之時義大矣哉（革）

旅之時義大矣哉（旅）

說之大民勸矣哉（兌）

觀孔子處世接物。因時而動。雖栖栖皇皇。周遊齊楚趙魏間。非急於位也。退而講學洙泗。又非忘世也。其與時偕行。向機而動。隨境而安。孟子贊之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蓋本於易象辭。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艮卦象辭

孔子作彖傳。闡明「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孟子稱之曰。「可以行則行。可以止則止。」孔子也。則知孔子不惟爲易之創作家。且爲易之實行家。非託諸空言也。

本時中以處世接物。自然吉祥。至止。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得福。」此之謂也。故吉凶休咎者。人類自造之。自受之。自造。自受。自受。自造。非鬼神之所主宰也。非卜筮所預知也。孔子廓清卜筮之風。建立時中之訓。已極其說矣。至於立身處世。爲政象傳。復條其細目。茲列表以明之。

易大象傳辭類與孔門著述參證表

(一)修身類

象		辭	
宇宙觀	人生	觀	辭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	至誠無息	禮記
山下出泉蒙	君子以果行育德	行必果	論語
雲上於天需	君子以飲食宴樂	慎終於始	書經
天與水運行訟	君子以作事謀始	慎終於始	書經
風行天上小畜	君子以懿文德	德潤身	禮記
澤中有雷隨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夙興夜寐勿忝爾所生	詩經
天在山中大畜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多學而識	論語
山下有雷頤	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雷風恆	君子以立不易方		

		(二)處世類		
象		辭		
字	雷 觀	人	生	與孔門著述參證
地勢坤	君子以厚德載物	君子以非禮弗履	君子以自昭明德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論語
	君子以厚德載物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君子以同而異	克明峻德 書經 克明德 書經 明明德 禮記
		君子以反身修德	君子以懲忿窒欲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詩經
		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君子以懲忿窒欲	是則同敢問其所以異 孟子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君子以懲忿窒欲	反求諸其身 禮記 君子必自反 孟子
		君子以恐懼修省	君子以懲忿窒欲	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 禮記
				過則勿憚改 論語
				恐懼乎其所不聞 禮記

天地不交否	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澤滅木大過	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禮記
水洊至習坎	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山下有澤咸	君子以虛受人	
天下有山遯	君子以遠小人而惡而嚴	去讒遠色不怒而民威於斧鉞 禮記
雷雨作解	君子以赦罪宥過	赦小過 論語
兼山艮	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君子思不出其位 論語
麗澤兌	君子以朋友講習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論語
山上有雷小過	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喪致乎哀而止 禮以其容也寧儉喪以其易也甯戚 禮記
水在天上既濟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凡事豫則立 禮記
火在水上未濟	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三) 爲政類

象		辭	
宇宙觀	人生觀		
雲雷屯	君子以經綸	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small>禮記</small>	
地中有水師	君子以容民畜衆	子庶民則百姓勸 <small>禮記</small>	
地上有水比	先生以建萬國親諸侯	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small>禮記</small>	
上天下澤履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天地交泰	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明辨之	
天與火同人	君子以類族辨物	隱惡而揚善 <small>禮記</small>	
火在天上大同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不患寡而患不均 <small>論語</small>	
地中有山謙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small>詩經</small>	
雷出地奮豫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山下有風蠱	君子以振民育德		
澤上有地臨	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裁者培之傾者覆 <small>禮記</small>	
風行地上觀	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雷電噬嗑	先王以明罪救法	
山下有火賁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聽記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禮記
山附於地剝	上以厚下安宅	不患貧而患不安論語
雷在地中復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關市譏而不征 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塗孟子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无妄之往志得也	
明兩作離	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入地中明夷	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澤上於天夫	君子以於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天下有風姤	后以施命誥四方	
澤上於地萃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有文事必有武備禮記
澤无水困	君子以致命遂志	士見危致命 論語
木上有火井	君子以勞民勸相	愛之能勿勞乎 論語 敬大臣也 禮記
澤中有火革	君子以治厯明時	行夏之時 論語
木上有火鼎	君子以正位凝命	

山上有木漸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居上不驕
澤上有雷歸妹	君子以永終知敝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small>禮記</small>
雷電皆至豐	君子以折獄致用	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 <small>論語</small>
山上有火旅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子路無宿諾 <small>論語</small>
隨風巽	君子以申命用事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small>論語</small>
風行水上渙	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宗廟饗之 <small>禮記</small>
澤上有水節	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行焉 <small>論語</small>
澤上有風中孚	君子以議獄緩死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small>論語</small>

孔子之作象象蓋由宇宙觀演爲人生觀其發揮立身處世爲政之旨與孔門學說相參驗若出諸一人之口無二無別數千餘年誦其書力其行深入其民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膚陶冶其羣俗久而固結習而相忘社會始由宗教鬼神之信仰而進爲修齊治平人羣始由卜筮占驗而進爲人事取決立身行己之大法乃因之以確立儒教之中心思想亦因之而發軔向使易非由孔子精研推闡則不過局于占卜之卦爻辭而止耳何以傳世行遠必歸於天然陶汰尚有精理名言以爲後世之尊信者乎尙能巍然列於六經之首乎今假設抽此象象以及文言繫辭等篇僅遺卦爻辭全書立即改觀失色况非象象之闡明倫理道德以爲綱維則人類何以云爲何以交接無所御範準繩終必沈

溺於宗教鬼神，取決於卜筮占驗，是中國之社會，亦必爲之改觀失色。世之疑象辭非孔子作，實未深思明辨也。

謹案楊雄解難云：「孔子錯其象而象其辭。」高貴鄉公曰：「孔子作象象。」知漢魏多以象象爲孔子作。

繼孔子而光大其學，則爲曾子。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見於論語，與象傳同。崔述據此以爲象傳非孔子所作。

洙泗考信錄「論語」云：「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象傳亦載此文，果傳文在前，與記者固當見之。曾子雖曾述之，不得遂以爲曾子所自言，而傳之名言甚多。曾子亦未必獨節此語而述之，然則是作傳者，往往旁採古人之言以足成之，但取其有合卦義，不必皆自己出。既采曾子之語，必曾子以後之人之所爲，非孔子所作也。

崔氏之疑，和者甚衆。然孔子作象象，弟子尊重而保守焉。誦之、讀之、遵之、服之，已隱然形爲孔門教科書矣。曾子君子思不出其位之言，與艮象辭同，足證象傳爲孔子筆。曾子常講習溫道之，故視爲格言式之引申，以自修以教人。君子思不出其位，曾子引自象傳無疑矣。或謂曾子引象傳，何以無「易曰」之文，不知孔子引不恆，其德或承之，蓋見艮卦爻辭亦無易曰之文。論語引書之例，多不明言其書，末可據彼以疑此也。曾子而後，則有孟子。孟子者，師淑孔子，服膺於詩書禮樂春秋之教，惟無一語及於易。此足以啟後世之疑端，謂爲孔子與易無關之證也。將欲考決此問題，當觀察孟子時易之價值，具何面目，影響於當時之社會若何，庶不致衍爲隔閡膚廓之談。

列女傳：「孟母曰：『易曰在當不知易，特劉向書疑靈信，今不引。』」

夫孟子生於戰國，戰國時民族之思想，社會之風尚，與春秋時幾成一反比例。欲知春秋戰國思想與風尚之殊，有國語以記春秋事，有國策以記戰國事。國語記春秋占卜之風盛極一時，大則戎祀，細則婚嫁，無不取決於卜筮國策所

載則無一語及卜筮。雖有疑而未決者，則以人事斷之，不復以下筮決疑。試觀荀子生於戰國，其言曰：「善爲易者，不占已可代表當時之社會風尚。故春秋時爲一宗教占筮之社會，而戰國則人事取決之社會，兩者判若鴻溝，各不相侔。誰爲爲之，孰令致之，豈非孔子作象象明人道爲其間轉移之關鍵乎？先孔子之言易者，純爲卜筮，逮於孔子，則言「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毫無神秘之意味。孔門所重曰「中行」，曰「思不出其位」。雖本於易，而不明言引易，所謂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蓋取其精義以垂教而已。子路一則問事鬼神，再則請禱，是尙有崇信鬼神者。蓋當時風尙使然，所謂習俗易人，賢者不免也。非精審別擇，鮮不爲占卜所困。故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而易則未與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下而

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學詩乎學禮乎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

孔子一變占卜之風，則前人視爲占卜之易道，一落千丈，頓失範圍人心之權威。蓋春秋時崇尙鬼神之風，彌漫於全社會，易爲卜筮書，自有其崇高之價值。戰國時卜筮風衰，易爲卜筮書，失社會之信仰，略等於今之神籤牙牌數。一時知名學者，因其價值低落，故鮮道及之。觀荀子泛論詩書禮樂，春秋之功用而不及易。

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剛紀也。禮之節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據此則知戰國時易之價值不得與詩書禮樂春秋等並齊觀彰明矣。孟子與荀子時代不遠，孟子無一語及於易。

亦以戰國時卜筮之風尙既已轉變，自無庸借重於卜筮書。觀易因卜筮而免於秦火，其價值之低落，未可列於焚書之林。况孟子以一代儒宗，自命爲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統，何假稱引一無輕重之卜筮書哉。

然孟子者，繼孔子而光大其學也。孔子之於易，則重之若彼，孟子反輕之若此，豈非自許其師說，南轅而北轍者乎？曰：非也。夫孟子以聖之時贊孔子，卽本於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非精於易者，何能言之親切若是耶？且於孔子之中行狂狷，尤詳加推闡。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孟子易中行爲中道，於狂狷之言尤闡發盡致，則知孟子之言易，觀其大要，非沾沾於字句之末，後人據此疑孔子與易無關，實多見其不知量也。孟子而後，戰國諸子如尸子、荀子、呂氏春秋亦有引易之文。

一易曰若履虎尾敬之終吉（尸子發蒙）

二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荀子非相）

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荀子大略本篇又有論易二處不引）

四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呂氏務本）

五易曰：愬愬履虎尾終吉（呂氏慎大）

六易曰：渙其羣元吉（呂氏召數）

右共六例，雖古籍殘缺，不免漏略，足徵引易辭之寥若晨星。且六例之中，一與五同辭，三與四同辭，文句亦參差不齊。則知非直接出自周易。蓋當時易已爲民俗書，上引各例已爲民俗流傳之成語，與徵引諺語無以異矣。否則何以僅此數語，足證當時之諺語。以上列各句爲最通行，且適於民俗。戰國諸子有以易並列於詩書禮樂春秋者，自莊子天下篇始。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然以言其位置效用，僅限於道陰陽吉凶局於占卜而已。至西漢之初，儒術獨尊，彖象文言繫辭已爲學者所推重，立於學官，著爲國教。易始與詩書禮樂春秋有同等之價值。觀禮記經解篇曰：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淮南鴻烈泰族篇曰：

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

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議者，春秋之歷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恐，書之失拘，禮之失慢，春秋之失譬，六者聖人兼用而裁制之。

所謂繫辭精微，易教也。清明條達，易之義也。其推崇易之價值効用，與秦以前稱卜筮書者判若霄壤。與莊子所謂易以道陰陽亦大相逕庭。豈非孔子作象象精理名言範圍天下後世者乎。

董仲舒春秋繁露曰。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刺節，故長於文。樂咏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

漢書藝文志曰。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調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

於是易之價值，不惟與各經分道揚鑿，且巍然列於六經之首。駕詩書禮樂春秋而上之。據春秋戰國秦漢之言易者，以窺測各時代流傳之價值用途，則知孔子作象象，蓋假借卜筮書，以建設其人生哲學政治哲學。世因尊重孔子之學說思想，易因賴之以傳，而占卜之風，亦因以不變焉。

## 第五期 文言繫辭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而受易者，獨稱商瞿。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漢書

儒林傳 文言繫辭始出於瞿，手乎。夫儒門經緯，子夏喪服傳最早，而序書傳易，則不無可疑。春秋左氏傳最薄，而公羊穀

梁則猶在後。詳核文體，大類文言繫辭。蓋瞿因親受業於夫子，夫子學易，無過之贊，章編三絕之專，舉精義以立說，推人道以正教，發古學以紹緒，書古文以垂久，錄之簿冊，遞傳遞衍，猶之論語二十篇，班志所謂述聞於夫子，而弟子相與言者，同一時也。同一事也。特論語乃總集之類，文言繫辭乃專集之類耳。

太史公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孔子世家先儒莫有異說。至宋之中葉，歐陽修作易童子問，始爲質疑之嚆矢歟。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作乎？曰：何獨繫辭爲？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致使害經而惑世也。」

歐氏之疑是已，猶有未盡也。夫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其作易傳之先者乎？且繼瞿而光大其學者，固不止一二也。漢書儒林傳云：「瞿傳魯人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乃至漢興，田何以齊田徒杜陵，號杜田生，傳東武王同子中，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易傳數篇，不爲少矣。今皆不傳，當部分在今文言繫辭中，本於瞿所受而推演之。故太史公曰：「有能詔明世，正易傳。」其所引易傳之文，卽與今之繫辭同。



太史公自序「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今繫辭作「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董仲舒對策引易傳云：「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今繫辭作「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蓋思奪之矣。」

易傳與文言繫辭相參合，故非出諸一人之手筆，亦非一家之言也。分疏而比較之，得六證焉。

(一) 贊易道之廣。卦爻辭作占卜之實錄備矣。彖象作立身處世爲政之旨備矣。文言繫辭作更於象理數，推闡盡致。卦爻占筮，詳其應用，思想內容，日以充實。門戶堂奧，次第建樹，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燦然矣。故讀文言繫辭，即可想像易道宏擴，包羅衆義，本末大小精粗，無乎不具，蓋真能發揮文王孔子之旨矣。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繫辭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

而易无體。繫辭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繫辭

其推崇易之價值效用，至矣極矣，無以加矣。於此即可想像文言繫辭之作期，蓋易流傳至漢，一時才智之士，均以此爲好尚，已範圍當時之社會人心，競爲易作傳以爭立學官，故田何之弟子，皆有易傳數篇，丁寬作易傳三萬言，要不外擴大易之效用，推廣易之範圍，於此贊揚之語氣中，即可知易傳與繫辭雜糅也。

(二) 文體類左傳禮記

元亨利貞四德爲魯穆姜之言與文言同以文勢論之殆文言引穆姜之言乎。

文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與中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相似。

文言「居上位而不驕居下位而不憂」與中庸「居上不驕爲下不悻」相似。

文言「遯世無悶不見世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與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相似。

繫辭「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與中庸「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似。

繫辭「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決之」與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相似。

似。

(三) 文辭有類老莊之言

繫辭「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又「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又「天下何思何慮」

(四) 繁衍叢脞

乾之「初九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文言凡四復其意。

繫辭「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三材之道」說卦亦重復其意。

「繫辭焉而明其吉凶。」繫辭四復其意。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云云。「繫辭重復二次。」

「仰觀俯察。」兩見於上繫下繫。

「會通典禮之文。」繫辭重出。

「爻之效。」凡三見。

(五)有子曰之文。文言繫辭中屢稱子曰。明非孔子手筆。

(六)有顏氏之子云云之文。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與論語「回也，其庶乎？」語意不類。孔子呼弟子，皆呼其名，不得曰「某氏之子。」不惟非孔子作，且非一傳弟子之言也。

綜上六證，文言繫辭，或出墨手，或一傳再傳，以逮於漢，增益而推演之耳。文法意義，與孔門承說，間有出入。蓋古之學者，守師說，孔子以後，仲己見，孔子學於老子，而孔子已與老子不同。商瞿受業於孔子，其文言繫辭與孔子學說不能盡同，而與老子之學說相近，更無足異也。况弟子數傳，流派紛衍，尤不能拘於一格也。

## 第六期 說卦序卦雜卦

稽孔門言易，象象傳其粹然為儒教之哲理乎。次則文言繫辭，推演易道最詳。又次則說卦序卦雜卦，雖不能與象象文言繫辭等量齊觀，亦後世通易者，相傳為孔子之言。闡述經義，以垂教於後世。考其成書之年代，一在易緯盛行之

後緯書託名孔子不甚足重。雖然亦戰國後之傳述也。易緯乾鑿度鄭玄注之較可信。說卦大半采之。此必漢博士之采附於經。遂沿至今。一在戰國之末。孟莊之後。孟子七篇之末章有總括全書之義。莊子天下篇義更明顯。亦在書末。至馬班之自序。王充趙岐之所著。皆重一書之次序。故序卦一篇當爲孟莊後馬班前之文體。

論衡正說篇云：「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  
隋書經籍志云：「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

據此則西漢以前已有說卦序卦雜卦。所云河內女子得之。蓋書已失而復得之耳。論衡所云逸易一篇與隋志所云說卦三篇其內容實相同。蓋說卦序卦雜卦本合爲一篇。故隋志所云三篇亦但舉說卦以該序卦雜卦也。戴震云：「說卦分之爲序卦雜卦。」嚴可均亦云：「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說卦一篇不數序卦雜卦者統於說卦。」唐石經校文卷一  
其說甚是。故韓康伯注本序卦與雜卦均附說卦卷內。唐石經仍沿其舊。此說卦三篇前人則與象象文言繫辭有同等之價值。概名曰十翼。十翼之名，史漢無之，蓋魏晉始有此名。

周易正義云：「但數十翼亦有多家。一家數十翼。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玄之徒並同此說。」  
十翼者先儒一歸爲孔子所作。初無軒輊也。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繫辭說卦文言。」  
漢書藝文志：「孔子爲之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

宋歐陽修斥說卦雜卦爲筮人之占書。問易章句卷三清戴震明說卦三篇爲後出之文，不與象象繫辭文言同時。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云：「武帝時博士之業易雖已十二篇，然昔儒相傳說卦三篇，與今文太誓同後出，說卦分之爲序卦雜卦，故三篇詞指不類孔子之言，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別有所傳述，博士集而讀之，遂一歸孔子，謂之十翼矣。」

近人南海康氏，則直斷說卦爲焦京之徒所僞作。漢宣帝時說易者附之入經，序卦雜卦爲劉歆所纂入者。

新學僞經考云：「說卦序卦雜卦三篇，隋志以爲後得，蓋本論衡正說篇，河內後得逸易之事，法言問神篇，易損其一也。雖悉知闕焉，則西漢前易無說卦可知。楊雄王充嘗見西漢博士舊本，故知之。說卦與焦京卦氣圖合，其出漢時僞託無疑。序卦崩後，雜卦則言訓詁，此則歆所僞纂，并非河內所出。」

又云：「隋志之說，出於論衡，此必王充曾見武宣前本也。說卦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東方也，離也者，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與焦京卦氣圖合。蓋宣帝時說易者附之入經耶？何丁寬之傳無之也。史遷不知焦京，必無之。此二字不知何時竄入。至序卦雜卦，所出尤後，史記不著，蓋出劉歆之僞作，故其辭閃鑠隱約，於藝文志著序卦，於儒林傳不著，而以十篇二字，總括其間，要之，三篇非孔子經文。」

其謂說卦與焦京卦氣圖合則是，謂序卦雜卦爲劉歆所僞纂則非也。夫說卦與序卦雜卦同爲河內女子得之，何以見序卦雜卦獨爲歆所僞纂乎？稽之史籍，殊無明徵也。况說卦等三篇雖爲晚出，然據左傳國語所載，春秋時人亦已

以「乾爲天，坤爲土，巽爲風，左傳莊公十二年離爲火，艮爲山，左傳昭公十五年震爲雷，坎爲水。」晉語又以「震爲長男，坤爲母。」上可見說卦之作，亦本前人所已言者而整齊排比之耳。非嚮壁虛造可比也。焦京之徒，不過推演增益之耳。

周易集解：「乾後更有四，爲龍，爲直，爲衣，爲言，坤後有八，爲牝，爲迷，爲方，爲蠱，爲裳，爲黃，爲帛，爲漿，震後有三，爲王，爲鶴，爲鼓，巽後有二，爲楊，爲鶉，坎後有八，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離後有一，爲牝牛，

艮後有二，爲虎，爲狐，兌後有二，爲常，爲輔頰。」

至於序卦之作，韓康伯氏謂「因卦之次，託以明義。」茲舉例以明之。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晉與漸均釋作進，何以一則有所歸，一則有所傷，無他，因遷就明夷與歸妹之義耳。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必失其居，故受之旅。

臨豐之義，皆訓爲大，但臨之大爲可觀之大，而豐之大則爲窮大，變爲必失其所居，於此可悟序卦恆以正反兩項公式以詮釋卦義。

正(1)「必有所……」或「……必……」

(3)「……然後……」

反(一)「……不可不……」

(二)「……不可以終……」或「不可以……」

或正或反。因前後卦名之意義而定。韓康伯謂守文而不求義。失之遠矣。

雜卦者。蓋雜糅象卦。錯綜其意。以六十四卦。用韻編爲歌訣。便於日常記誦已耳。詳見古史辨

# 講易管窺卷中

石屏袁嘉穀講授 受業昆明于乃仁述記

## 易之流傳

易流傳於中華恆與全體學術交互影響。初民時肇其端，庖犧時畫其卦，軒頤時造其字，夏殷時別其名，文王時演其辭。蓋人人通用之書，人人共由之道也。孔子贊之作彖象，略神道，詳人事，取文王之卦爻辭，而連山歸藏皆廢。馬國翰云可取亦殘碎耳傳之門人，寢昌寢滅，發揚而光大焉。至今二千餘年，民智日啟，卜筮愈輕，人民自由，研易者鮮不專

特書冊爲重，儒門傳易演變日多，約可以七期別之。

第一期 孔門弟子親炙受業。許慎曰：『孔書六經。』史遷曰：『易傳商瞿。』瞿得孔書蓋無疑矣。微言大義次第傳受，繫辭文言殆出於瞿手乎？抑出於瞿遞傳之儒乎？斯時代之異說皆謂之緯，不混於經。此儒門之易也。

第二期 漢立學官，楊何施孟梁邱相繼爲博士，各據所本教授太學，而緯說始漸混於經。序卦說卦雜卦是也。費氏無所師承，合彖象於卦爻，流傳雖廣，師法漸歧，愈求深，愈晦塞。古易之人人通用，人人共由者，專爲經師立學之用，於是儒門之易遂演爲經師專門之易。



第三期 焦京並起，難以術數，逮於荀爽、虞翻，九家歧出，殆濡染於燕齊迂怪之士，遂演爲經緯雜糅之易。

第四期 晉人尚清談，王弼註易，掃象數，夾以老莊之言，演爲儒老雜糅之易。

第五期 宋儒說易，難以圖書，雖以程朱重義理，而朱子本義，載先天後天方圖圓圖，直同邪說。王懋竑曰：非朱子作。亦終爲儒

道雜糅之易。

第六期 清儒旣排宋學，以漢易爲宗，精究漢儒之遺緒，以求古學之眞面，是曰漢學之易。

第七期 夫漢學之易，雖曰復古，然鄭虞諸人，豈一家乎？卽曰一家，豈孔門之易乎？逮於近時，或推奉哲學，或比例西

學，或直斥僞書，或視同史料，得失之林，燦然具在，闡古易之眞象，啟後來之新機，誰之責哉？誰之責哉？

綜上七期，易學雖多，其流傳演變之要剴，略備於是矣。今一一辨其指歸，殫其體例，以審明其得失，是非焉。

## 儒門之易

自孔子而後，易之授受，史記漢書詳言之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漢書承史記，加詳而略異。儒林傳云：「瞿既授易，以授魯人橋疵，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弘，子弘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而傳授者不絕也。」然二書所敘，雖小有異同，咸溯源於商瞿，無可疑也。

謹案古人言商瞿傳易，史記最先，班書從之，皆褒詞也。孔融曰：「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則易後而貶也。然可見商瞿傳易之說至漢末無異辭矣。至於易緯乾坤鑿度言「仲尼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論衡言「孔子病，商瞿卜」，殆皆傳述之辭，然傳述雖不盡實，亦可見孔子與瞿之關係矣。

商瞿易義，今胡可考哉，無已其於漢人引易之文，亦可窺其一斑也。二戴禮記，賈子新書，史記，漢書，說苑，戰國策，列女傳，越絕書，易緯乾鑿度，皆有明文引易，而並不見於今本易經傳中，餘杭章氏以爲殆皆商瞿易傳之逸存，揆諸理勢，或可信然。

禮記經解篇：「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釋文曰：「豪，依字作毫，釐本又作釐。」孔疏以爲易繫辭之文誤。衛湜禮記集說引山陰陸氏佃，以爲連山歸藏之詞，亦臆說。

大戴禮禮察篇：「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孔廣森補注曰：「引易文，今在易緯通卦驗。」王聘珍解詁同。汪賡注補曰：「王氏應麟，程氏迥，宋氏培，皆以爲易通卦驗文，然緯書出於哀平之世，而已見於董子之論，其非出於緯書可知，或緯書亦引古語耳。」

又保傅篇：「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賈子新書胎教雜事篇：「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集解：「徐廣曰：一云差以毫釐，繆以千里。駟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

漢書司馬遷傳：『易曰：差曰豪，釐，繆曰千里。』顏注曰：『易緯有之。』又東方朔傳：『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

毫釐，差曰千里。』沈欽諤漢書疏證：周壽昌漢書注校補，皆舉他書所引而證以通卦驗。

說苑建本篇：『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列女傳貞順召南申女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王梁二注，亦俱引易通卦驗作證。

易緯通卦驗卷上：『故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易乾鑿度：『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文選任彦昇齊竟陵王行狀李善注引。

餘杭章氏詩漢昌言曰：『商瞿受易于孔子，傳至漢初，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皆著易傳，而瞿之書未見，惟齊策

顏騰對宣王言：『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爲其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據慢驕奢，則凶從之。』皆真商

瞿傳也。賈生在田何後，丁寬前，胎教篇引易：『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戴記經解篇亦引易：『

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或謂出於易緯，漢初安得有緯書，明亦古易傳文，其後易緯乃襲之爾。』

霸縣高氏曰：『越絕書卷七大夫種引易文，云有高世之才，必有負俗之累。』大夫種與孔子同時，必不引商瞿

傳，或爲越絕書者，引以飾之耳。』

謹案章高二君之說，均極精確，古易逸文，吉光片羽，至可珍也。復次孔門傳易，遷固皆曰商瞿，此兩漢之定論也。

漢後乃有子夏傳，陸德明經典釋文比卦引：『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孔穎達正義乾卦引：『元始

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皆不似孔門所著，今無取焉。

由商瞿至田何蓋第五傳。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王同授淄川楊何齊卽墨成魯周壽莒衛胡廣川孟但臨淄主父復皆以易至大官。楊何著易傳二篇。元朝中徵

爲大中大夫初立爲博士何後授京房及司馬談而要言易者本之田何。田何門下王同而外丁寬最能宏其師說作易說三萬言言訓故而已。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邱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漢書儒林傳丁寬字子襄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緻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

自商瞿以迄施孟梁丘授受分明本無異說而儒林傳乃謂「丁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周王孫與寬同學於田何安得別有古義而寬從受之已不免矛盾矣。施孟梁丘以後愈呈紛駁朝立博士經師獨重遂演爲經師之易焉。

謹案近人武進顧氏謂「丁寬從周王孫受古義者古文之義也漢初今文家不諱古文也」斯說非也夫易今古文本無大異劉向固已言之矣况易古文之名乃費直以自名其家者無所師承也。

## 經師專門之易

施讎沛人也。爲童子時，從田王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卒業，詔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讎復授張禹、魯伯，而梁丘賀亦遣其子臨問學於讎。張禹傳彭宣、戴崇，魯伯傳毛萸、若、邴丹、禹官丞相，宜官大司空，皆至大官。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漢書儒林傳：「施讎與孟喜、梁丘賀竝爲田王孫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迺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  
謹案讎於三家之中，蓋爲出類拔萃者。

梁丘賀，琅邪諸人也。初從楊何弟子京房受易，房出爲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求京房門人，得賀，以爲郎，會以筮有應，累官少府。上信任之，年老終官。傅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諸儒於石渠，學極精審。傅王駿及五鹿充宗、充宗傅士孫張、鄧彭祖、衡咸，由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漢書朱雲傳：「自宣帝時善梁邱易，元帝好之，欲考其同異，令五鹿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獨魯朱雲從博士白子友受易，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旣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爲博士。」云云。

謹案所言朱雲從學之白子友，莫考其所自出。當時家法固有岐出者矣。

孟喜，東海蘭陵人。其父孟卿善爲禮春秋，以禮經多，春秋繁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復傳於白光、翟牧。田王孫旣沒，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喜獨傳喜。諸儒以此釐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

絕於施雠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有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蓂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爲部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據此。則喜蓋爲異說。以變亂師法之作。備者。然京房傳云「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了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託之孟氏。不相與同。」蓋孟氏而後。又別衍爲焦京一派。其說備異於諸家云。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累官魏郡太守。

蓋非楊何弟子之齊郡太守京房乃別一京房也。

受易於梁人焦延壽。延壽得隱士說。自言嘗從孟喜

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覆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蓋漢易之流入術數。自焦京始。

謹案焦延壽著易林十六卷。今存。未審與孟氏所得家候陰陽災變書同異若何。就易林論之。以一卦演六十四卦。總四十九十六卦。各繫以繇詞。文句古奧。與左傳載「鳳皇于飛。和鳴鏞鏞。」漢書載「大橫庚庚。予爲天王。」諸語絕相類。惟延壽生昭宣之世。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至云「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寧西漢人所宜言者耶。疑是東漢以後人所撰而託之延壽者。詳見日知錄。

皮錫瑞易經通論。謂「易家本有專言災異一說之學者。非孟京等所自創。故孟喜稱得易家書。焦延壽得隱士說。皆易之別傳。」云云。

謹案孟喜以前言災異之學者另是一派。與儒者不相混。自孟焦而後。始雜其說於正派中也。

焦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及傳於京房，推衍異祥，更精於延壽。卒爲石顯五鹿充宗所誣死，然其術已傳於殷嘉姚平、乘弘，皆爲郎博士。京氏之易，賴以傳世不絕，而爲後世術士所用，世應、飛伏、游魂、歸魂、納甲之說，所從出焉。

謹案孟京一派所著書，見於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者，有孟氏京房等五種，約二百卷。唐以後多佚，不傳。今傳者曰京氏積算易三卷，其書謂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六世八純爲天易，游魂歸魂爲鬼易。又唐書載一行卦議云：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云云，其榛蕪極矣。

又案清嚴可均輯易傳易占候五星風角等篇，存京氏占候備較詳，序例見鉄橋漫稿。

宣元之世，京氏易與施孟梁丘氏並列學官，而民間又有高相費直二家異說。

王先謙漢書補注云：「儒林傳贊言：武帝立五經博士，易唯楊何、宣帝立施孟梁邱易，元帝立京氏易。」

高相，沛人也。治易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水，康永者，卽謀誅王莽爲莽所殺者也。繇是易有高氏學。然考丁寬生景帝時，爲易學正宗，未嘗涉及災異五行，而高相謂自丁寬出，蓋託辭耳。

費直，東萊人也。與高相同時，治易爲郎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自是費直易號古文之學。與施孟梁丘標異，而裂傳入經，後儒託始費直，其學瑯琊王瓚能傳之。

謹案王瓚後漢書作王橫。

又案隋書經籍志謂「費直傳王瓚，瓚傳高相。」與漢書不合。又載「費直有周易注四卷亡。」新舊唐書藝文志謂其「有周易章句四卷。」亦不合於漢書。陳澧曰：「此章句蓋傳費氏學者筆之於書，非費直自作。」

高費二氏來歷不明，皆未嘗立於學官。

後漢書范升傳「升謂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皮錫瑞曰：「據范氏說，可見漢時之爭請立學官者，所見甚陋，各懷其私，一家增置，餘家怨望。」

自是以降，古義漸晦，偽說益昌，乃如楊雄作太玄經，推本渾天，亦擬周易，豈惟商瞿出何之義不可復聞，卽施孟梁丘之實，亦不復見於天下，易之純學於焉絕響。

皮錫瑞易經通論謂「西漢易學之書雖亡，而其說猶有可攷者，引淮南子、彭宣、賈誼、董仲舒、劉向諸遺說以證之，其說易皆明白正大，主義理，切人事，不言陰陽術數，蓋得易之正傳。田何楊叔之遺，猶可考見。」云云。

謹案皮說極是，蓋易學正統之失傳皆緣於術數，寔盛經師，阿時主取富貴，捭拾彼說，附會經義，故漸致以偽奪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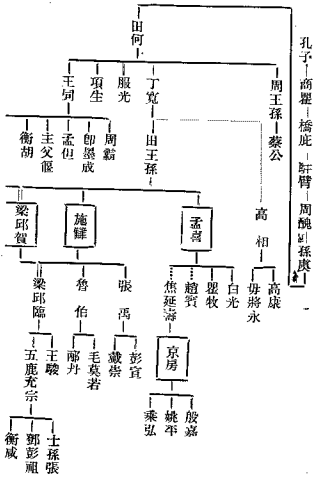
又案西漢易學之書，其見於漢書藝文志者，除孟京一派所著者外，有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周王孫易傳二篇，服虔傳二篇，楊何傳二篇，蔡公傳二篇。蔡公，周王孫弟子。韓嬰傳二篇，王同傳二篇，丁寬傳八篇，古五子十八篇。

淮南道訓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今皆失傳。



此二期授受次第列表明之如左。

例 表	
(一)	授受分明者以……表之
(二)	授受不明者以……表之
(三)	立於學官者以□表之





不知所自出……費直——王璜

## 經緯雜糅之易

易古義既不復明，自是以還所言易學者，皆借易以飾其學耳。夫古義所以晦，因術數興，術數所以興，由漢代帝王所篤嗜。帝王嗜之，臣下趨之，乃必然之勢也。時勢若此，易學博士乃至一切學者，其不舍古趨時者，誰哉？試觀梁丘孟京，皆以言數有應而顯，悲彼經師，誠班固所謂利祿之徒，乃令經師之易流入讖緯之易矣。

成哀以後，讖緯大興，新莽竊統，尤尙附會，莽雖敗亡，世祖重光，好愛經術，儒彥雲從，復立五經博士，明章繼之，提獎弗衰，然世祖以赤伏符受命，又以西狩獲麟，讖折服公孫述，沿於俗尙，凡不讖識者，不得大官，鄭興桓譚，以謗讖取咎，張衡上書力詆圖讖，亦以見黜，其風會所趨可知矣。

後漢書張衡傳謂衡上疏云：「立言於前，有徵於後……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成哀之後，乃始聞之……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云云，然則讖緯發生之原由，從可知矣。

當是時，施孟梁丘諸氏，雖各以家法教授，然已非西漢施孟梁丘之舊說，且皆不逮京氏之盛。

治施氏易者，僅陳留劉昆父子而已。

後漢書儒林傳：「昆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王莽世教授弟子恆五百餘人，世祖興，累官光祿勳，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傳子軼，能世其學，門徒亦盛，然知名之士無聞焉。」

治梁丘易者，僅代郡范升，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充，潁川張興，及升弟子京兆楊政而已。

後漢書范升傳：「升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充俱修梁邱易，世祖徵拜議郎，遷博士，自以學不如梁恭呂充，推博士以避二人，世祖不許，然由是重之。」

又儒林傳：「揚政，字子行，少從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鏘楊子行。』教授數百人。又潁川張興，習梁邱易以教授，建武中舉博士，累官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邱家宗，子魴能傳其業。」

譯案上列五君治梁丘易，皆在中興之初，然終東漢之世，五君外無聞。治孟氏易者，爲南陽注丹，汝南袁安，廣漢任安，安定梁竦，中山胙陽鴻數人。

後漢書儒林傳：「注丹，世傳孟氏易，世祖時爲博士，作易通七篇，世號注君通易家宗之。」

又袁安傳：「安祖父良，習孟氏易，安傳其學，而安二子京與敬，又能傳其業。」

又儒林傳：「任安，字定祖，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後除博士。」

任安又有弟子曰梓潼杜徵，曰蜀郡杜瓊，然皆好圖讖而不言易，已西避周傳其學焉。

謹案據此可推知當時闢讖之風靡一時。其能純治兩京易者寡矣。

其後三國時吳會稽虞翻。其五世祖光世。亦以治孟氏易稱。傳至翻。翻有周易注九卷。今雖佚。猶散見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中。然其書倡爲納甲之說。以魏伯陽參同契擅改經文之卦位。其之正之說。全背彖象傳義。表獻帝云。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闊。又與北海孔融書。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聘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據此。可知虞氏易非惟不合古章句。且背孟氏家法。又難以道家焉。呂蒙傳注引江表傳云。孫權歷詩書禮左國。惟不諳易。權蓋不取翻學耳。

謹案清儒錢大昕。王引之。陳澧輩於虞氏易均有駁正之辭。惟近人海寧杭氏謂。虞氏生於易代之際。世道人心。江河日下。說易大師。有曲說阿時。以聖經爲羔雁者矣。故憤時疾俗。或不免有過激之論。致於象義未盡允當。要皆有爲而言。其納甲消息。皆與荀爽升降之說針鋒相對。其以之正立論。明天地大義。期人心之不正者。胥歸於正。此虞氏之苦心孤詣也。愚謂惟其若此。虞氏所以不得爲易學正傳也。

孟易既雜京易最盛。時主所向。時俗所趨。中興之初。幾傾全席。治京易最知名者。曰汝南戴憑。涿郡崔瑗。南陽樊英等。其餘見稱於後漢書者。夥頤沈沈。不可勝計。而漢末平原管輅。尤以善筮卦風角之占著。蓋又京氏之別傳矣。

三國志管輅傳裴松之注引管輅別傳。南陽何晏請輅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粲在座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意。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合笑而讚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

謹案據略本傳其卜筮多不與焦京同蓋離純易愈遠矣。

逮於漢末費易大興京易遂衰雖東吳陸績張紘繼學不廢然徒抱殘守缺於南方不可與北學抗。

當京氏盛行之秋蒼梧陳元河南鄭衆獨以傳費氏易者以古文名家者也東漢諸經古文競興故費氏賴以不墮其後扶風馬融亦傳其學融學通諸經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有北海鄭玄者先從第五元先受京氏易嗣學於融門下三年不得見僅獲受業於其高業弟子會融集諸生考論圖讖聞玄善算召見於樓上乃獲親炙質疑問義以竟其業其後玄作易注出入京費兩家然其倡爻辰之說謂諸卦六爻上繫二十八宿依氣而應謂之爻辰又喜言十二消息卦則費氏易之所無也。

謹案費氏易今雖不可考然漢書明謂其亡章句以彖象繫辭文言十篇解上下經則尙未與圖讖術數相混乃馬融號稱習費氏易猶考論圖讖而鄭玄爻辰之說尤異於費氏蓋馬鄭諸儒以及東漢習費氏易者皆不過取費氏之古本而已至其學說則非費氏之舊也。近人南海張氏謂費氏易爲劉歆杜撰以授陳元鄭衆者蓋臆度之辭實無確證。

又案錢大昕謂「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爲鄭玄爻辰所自出」陳澧又謂「費氏亡章句何以有分野之說」蓋傳其學者傳會之耳愚謂據此則費氏易之淆混出於馬鄭前之學者且亦未審與京氏有異同否也。

謹案京氏易不可全考據今存京氏傳考較之亦不盡與鄭說同。

鄭君經術貫通諸經尤精三禮故注易亦據禮爲證如嫁娶祭祀朝聘皆合禮經今其書雖闕而不完然卽惠棟張惠

言所錯窺其一斑。可見鄭君之卓識博學。亦易學別傳之最盛者。

同時穎川荀爽。以碩儒作易傳。依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卜筮之文。解說經意。亦宗費氏。而言消息。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剛柔。以乾升坤降。萬物始乎泰。終乎否。陽常宜升而不降。陰常宜降而不升。爲張惠言所譏。謂如其說。則婚遯否之義。大於既濟也。然亦一別傳之盛者。

鄭荀而外。有東海王肅撰周易注十卷。善馬融之學。而不好鄭玄。時樂安孫炎。則受學鄭玄。稱東州大儒。作周易例。肅作聖證論。以譏短玄。炎駁而釋焉。蓋皆漢易之末造。而術數讖緯始衰之象徵也。

謹案鄭玄有周易註九卷。荀爽注十一卷。王肅注十卷。陸績注十一卷。虞翻注九卷。均著錄於隋書經籍志。今皆佚。幸有張惠言孫堂馬國翰輯佚之作。張氏於虞氏尤有繼絕之功。西晉初。有荊州王弼出。學風又爲之一變。識緯易衰。儒老雜糅之易萌焉。

三國志鍾會傳附王弼傳注。東漢之末。荊州劉表學易於同郡王暢。暢之孫粲。遭漢亂。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以女妻凱。凱生業。卽劉表外孫也。業次子曰弼。字輔嗣。幼而察惠。其後以注易著聞魏朝云。謹案據此。則弼於漢易。亦宿有淵源者。

## 儒老雜糅之易

易本卜筮之書。多論陰陽變化。其爲術士所依託。演爲異異讖書繪圖之說。固宜。乃如孟鄭荀虞絕代儒宗。亦混於術

數。倡爲卦氣納甲納音爻辰升降諸說。以僞亂真。其蔽極矣。王弼承其蔽而攻之。不惟不涉術數讖緯。且全掃象數。專言義理。易學而曰爲之一新。作易注六卷。易略例一卷。今存。觀其所注。如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注云。『文言備矣。』九二。見龍在田。注云。『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彼蓋以元亨利貞之義。潛龍勿用之義。文言已備。故不復爲之注。至見龍在田。象辭文言皆未釋見字田字。故當爲之注。而又不可以意說之也。文言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潛爲未見。故見爲出潛矣。潛爲隱。故見爲離隱矣。故曰。出潛離隱。據彼以解此也。在田注曰。『處于地上。』亦據繫辭傳而云然。故陳澧贊之曰。『此真以十篇解說經文者也。此真費氏之家法也。』孔穎達曰。『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諒哉。

然有二端。厥爲後儒所不滿者。其一。則割裂象象文言雜入經文。其一。注中參以老莊清談之說。余謂此不足以答弼。乃時代使然也。

蓋自鄭玄傳費直之學。始析易傳以附經。至弼更定之。玄本大約如今之乾卦。其坤卦以下。又弼所割裂。然鄭玄易注。至北宋尙存一卷。崇文總目稱存者爲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則玄本尙以文言自爲一傳。所割以附經者。不過象傳象傳。今本乾坤二卦。各附文言。知全經皆弼所更定。非鄭玄之舊。宋晁說之。呂祖謙輩紛紛答弼之改經。而考訂重輯古本也。予謂重輯古本以存古易而目是矣。謂弼合經傳爲非則不可。夫東漢經師。易外說易。象外演象。其謬已甚。弼乘之。欲恢復孔門之舊。雖微言大義不可復聞。然象象文言固亦孔門之遺說也。以傳合經。豈惟觀覽之便。亦存孔門純易之一斑。又烏可厚非耶。

復次魏晉之間，玄學流暢，佛法漸自西來，而此方老莊學者清談之派，亦爲時尙，弼於其學，浸潤既深，加以天資慧術，辭才逸辯，故其注易，於無察覺中，流露玄旨，得意忘象，得意忘言，然亦未盡如老莊之崇尙虛無也，而世俗陋儒，惡其異己，盡力排斥，至如范寧，乃謂弼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若論其罪，深於桀紂云云，未免過情之毀，愚謂自西漢田何丁寬等之真緒既絕，後之學者，求其無大舛異，已爲正學，弼於漢易，摧陷廓清之功，實不可沒，皮錫瑞曰：瑕瑜不掩，洵定評也。

謹案弼注易未全，其繫辭以下，爲晉韓康伯補注之名曰周易兼義，今注疏本卽疏王韓

隋書經籍志載「晉顧夷等有周易難王輔嗣義一卷」冊府元龜又載「顧悅之四庫提要云悅之卽顧參之字，未詳是否，殆誤顧夷爲顧參也

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京口閔康之又申王難顧。」

謹案據此知彼時人於王註之棄取不同，亦可視漢易之不易廓清也。

王注旣行，諸家頓衰，西晉永嘉之亂，梁丘施氏淪蕩無存，孟氏京氏雖有其書，而明京氏易者，西晉惟弘農董景道，東晉惟新蔡干寶而已，其時易學行世者，雖號稱費氏易，實鄭玄王弼二家，元帝中興，江左議爲王弼易置博士，獨太常，穎川荀崧以爲不可，請爲鄭玄易置博士，自是易有王弼鄭玄二博士，大抵江左多崇王弼，河洛則尙鄭玄，雖好尙互有不同，然鄭學終不及王學之溥，亦時代使然也，歷元魏迄梁陳，鄭王並列學官，南齊惟傳鄭義，至隋統中原，詔焚讖緯，王注乃盛於河洛，然鄭義亦不盡廢。

旣而隋氏道消，唐代應運，以言政事，南合於北，以言學術，北合於南，貞觀中，詔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周易專崇王注。



王注定於一尊斯亦蘇佛法大盛浸貫徧於士大夫王注投衆所好也其時有不采王注者爲李鼎祚之周易集解集虞翻荀爽等三十餘家說易之文而以虞翻爲主自序謂「將以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於鄭氏爻辰之說屏而弗採」又云「王鄭相沿頗行于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且易之爲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則是於鄭王皆有不足而博採諸家以爲折衷也。

陳澧讀書記評李氏此書云「鄭注無逸象乃鄭學之謹嚴何必補之乎且既云刊輔嗣之野文而又云自然虛室生白吉祥至止坐忘遺照微妙元通深不可識俾達觀之士得意忘言此與輔嗣何異乎」

謹案李氏易學本不可以名家惟其蒐佚補缺上蒼兩漢魏晉之遺說下植清代復漢之基礎其功不可沒耳李解而外有史徵周易口訣義九卷蓋輯孔疏李解所不及者。

謹案唐去六朝未遠隋書經籍志所載諸家之書猶有存者故李史二家得以旁蒐博引總計唐存易注惟京房或猶疑爲王弼孔穎達三家及李史二書而五固稽古者所宜珍也。

顧李史二書雖與王注並行然王注既定爲正義學者又喜言名理故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遵此本耳當是時鄭注雖未行世尙未全湮新唐書藝文志著錄玄注十卷崇文總目列玄注文言序卦說卦雜卦四篇一卷及淳熙後乃罕稱引蓋亡於南宋初也。

## 儒道雜糅之易

易學至宋又大變。蓋自唐以後。西來之佛法盛興。而此方固有之儒道二家。不甘默守。道家者流。類不乏人。而儒家並排二氏。唐韓愈倡之。宋歐陽修等和之。以其演變。易學形爲宋儒圖書義理二派。圖書派者。出於五代時道士陳搏。本方士鍊丹術。太乙下行九宮之法。祖河洛太極先天後天諸圖。撰易龍圖一書。由搏之傳。又別爲二系。其一搏傳。抑放。放傳許堅。堅傳范謬昌。謬昌傳劉牧。牧著易數鉤隱圖三卷。附遺論九事一卷。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爲八卦所自出。此一系也。盛行於仁宗朝。休寧程大昌等作易原等書。皆發明其說。其一陳搏傳程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雍傳其子伯溫。伯溫著易學辨惑一卷。其說與劉牧稍異。取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安排八卦。謂之先天卦。以帝出乎震一章之方位爲後天卦。又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爲先天八卦之數。更反劉牧九圖十書之說。以五十五數者爲河圖。四十五數者爲洛書。爲八卦所自出。於是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立說全異於漢儒。易學闢一新境界。邵有程朱之助。故與邵興則劉廢宜也。

皮錫瑞謂「宋儒圖書之學。亦出於漢人之圖書。漢時圖書。卽是讖緯。讖緯篇多以圖名。則當時書中必有圖」云云。

謹案皮說是也。而未盡然也。蓋漢之讖緯。出於方士。宋之圖書。出於道士。宋圖固漢圖之緒餘。而內容則不盡同耳。

於此有異說焉。朱震漢上易集傳卦圖。謂「陳搏以先天圖傳。抑放。更三傳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更三傳至劉牧。程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再傳至程頤程頤。厥後。雍得之以著皇極經世。牧得之以著易數鉤隱圖。周敦頤得之

以著太極圖說通書程頤得之以述易傳云云。案邵劄則誠如所云。周程則未知確否。邵劄二系已述如前。不重贅。若周氏二書精湛絕倫。可謂託易以名家者。至於二程學統考之於程氏易傳。無一語及太極諸圖。而於觀大畜夫漸諸卦注云。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予聞之胡先生曰。者不一而足。蓋程子之學源於宋初胡瑗。爲義理一派之開宗也。

胡瑗字翼之。學易極精粹。亦於象數缺焉不詳。其弟子倪天隱述其師說。有周易口義十二卷。純以義理爲宗。於魏晉以老莊注易如王弼者。亦爲之刊正焉。河南程氏兄弟初學佛法。後習儒書。自立門庭。不但程氏如此。宋明儒風尚多如此。以衛道自命。

排佛老爲異端。其學易也。純宗胡瑗之風。一歸於性命之正。蓋二程與邵雍同時。又屬懿戚。而不惑於其圖數之學。著易傳四卷。黜數崇理。胡氏嫡傳也。其書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依李鼎祚周易集解例。而用王弼注本。但解上下經及象象文言。亦與王注同。蓋王注本離道弗遠。而程氏之學亦與佛法近。故能刊定王注。尤精純焉。觀其答張閔中書云。「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所尚。非儒者所務也。」蓋程氏說理。又非王弼所能及。顧炎武謂「見易說數十家。未見有過於程傳者。」理學儒宗。故如爾也。張下精易而不窮。易儒學之正宗也。宋南遷後。新安朱子出。有宋一代理學。卓然特盛。朱子說易。純宗程傳。著易本義十二卷。以補程傳之不及。其書用呂祖謙改訂之古周易爲本。大指仍略同王弼而加詳焉。乃以程傳言理不言數。取河圖洛書等九圖并諸本義卷首。又別撰易學啟蒙。發明圖書之義。是合圖書義理而一之也。斯說也。同時袁樞薛季宣已有異論。夫朱子嘗疑陳搏龍圖爲僞書。以邵雍之學爲易卦別傳。持論之嚴如此。又乃自舛其宗。爲是矛盾之說耶。皮

錫瑞謂「考宋史儒林傳，易學啟蒙，朱子本屬蔡元定創稿，非自撰。」晦菴大全集中載答劉君房書，「啟蒙本欲學者且大就傳所言卦畫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河圖洛書，不免黑白點子之譏，而先天圖乾南坤北，是乾爲君而北面朝其臣，誠百喙不能解。此王懋竑白田雜著所以謂「以文集語類鈎稽參攷，多相抵牾。」信其爲門人所依附也。愚謂此非朱子所爲，亦不必咎其門人。蓋自宋以後，佛儒道三教同源之思想，爲時所向。除佛教自有其獨立流傳之價值，不致與他學相混外，若道教者，其儀式仿自佛教，學說則依附於儒教，易明陰陽，又爲古占筮之書，道家易於依託，固其所宜。朱子且謂「惟古筮爲易本義。」圖書之學，託朱子以行，又所宜也。蓋自朱子易本義出，易學圖書義理兩學並行者數百年。本義一書，歷宋元明清立於學官而不廢。「宋代易學，除此二派而外，有數事焉。」一曰考訂古本，即上文所述呂大防、晁說之、薛季宣、呂祖謙重輯古本，而呂祖謙本且爲朱子據以作本義是。

謹案考輯古本，於易學實無關宏旨。蓋自費直、鄭玄、王弼會合經傳，學者稱便。諸儒重輯古本，不過備一格以資參攷而已。即如朱子以呂祖謙本作本義，然原本反不通行，而後朱子再傳弟子董楷割裂本義注說，併諸程傳之下，合稱傳朱本義爲一書，是仍用王弼本也。明成祖勅纂周易大全，即採自董書，而列於學官。迄於清數百年間，士夫之爲學，朝廷之取士，皆以此焉。學者多不知有古本也。

一曰補輯漢易、漢易流傳至宋，存者極渺。惟唐有李氏集解、史氏口訣、義之輯耳。至宋亦間有輯者，金華鄭剛中著周易窺餘十五卷，兼收荀爽、虞翻、干寶等九家之說，參稽互考，不主一家。慶元王應麟輯周易鄭康成注一卷，蒐羅放失，有足多焉。

此外有朱子再傳弟子魏了翁，因歐陽修有請刪去唐九經正義中讖緯之奏議，執政者不果行，魏因以撰九經要義，實行歐議。其周易要義十卷，探摭謹嚴，別裁精審，亦理學易家之一也。又有上虞李光，吉水楊萬里，各著易傳，引據史事以證爻象，舍天道而談人事。慈溪楊簡，寧德王宗傳，亦作易傳，不言義理，不言象數，亦不言史事，而專言心性，援儒入佛，皆足以名家焉。宋代易學之要刪，大略如此。要以周邵程朱爲獨尊。

謹案宋承五季篤版發明之後，書籍流傳較易，故兩宋易家之著錄者頗多。今四庫所存及刊入通志堂經解與惜陰聚珍諸叢書者，尙有六十餘種。而納蘭氏又彙輯諸儒語錄別集暨佚書之單辭廢義，爲大易萃言八十卷，可謂極宋易學之大觀。講宋易者宗之。

元明兩代學者，言易不脫宋儒窠臼。明成祖命胡廣等纂周易大全，以董楷周易傳義爲本，列於學官，爲取士之標準。蓋至是而王注孔疏俱廢矣。

謹案明代修五經大全，極爲雜陋。顧炎武、皮錫瑞以及四庫提要，均指摘其短。蓋元明易學，皆積衰時代，不足稱。甚至專講卜筮，有類市井之談。明人詩謂義文專卜筮，官料盡真傳，宜提要別立術數一門，不入於易也。

惟姚士彝抄撮諸書，成陸績易傳一卷，存古易之一線。而開清代復古之學風。又蕭山來知德精研易理，師心自悟，積多年之功，著來易十六卷，專取繫辭中錯綜其數以論易象，而以雜卦治之。蓋亦漢儒互體法之遺，兼探邵朱之圖，知德縱橫推闡，較先儒詳，高齋映盛爲傳播，朱赫尊則謂其方隅之見云。

## 漢學之易

圖書義理之易。雖掌易學正統之權威。顧未爲學者所盡從。亦有駁棄而欲復於漢儒者焉。元陳應潤實爲其先。河應潤著爻變易蘊四卷。專力攻擊陳搏邵雍圖書之學。揭破先天諸圖。爲道家借易理以爲修煉之術。吳澄歸有光亦不信圖書。清儒崛起。餘姚黃宗義宗炎兄弟。懷德清胡渭。乃旋轉治易之方向於漢易。雖少建設。於宋易邵大權制宗義著易學象數論六卷。自序云。「世儒視象數爲絕學。今一一疏通。知於易本無干涉。而後反求程傳。亦謂「周易未經秦火。又謂「朱子添入康節先天之學。爲添一障。」蓋主程傳而斥邵派也。宗炎著圖書辨惑等書。亦謂「周易未經秦火。不應獨禁其圖。轉爲道家藏匿二千年。至陳搏而始出。」尤抉剔圖書派杜撰來源之僞。胡渭著易圖明辨十卷。引據舊文。力闢先天後天河圖洛書諸附會之詞。並尋出贗說。足箝依託者之口。於是學者知圖書之說。雖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乃修鍊術數二家旁分易學之支流。不可以濫入易學之林。而紛紛欲恢復漢易之舊觀。

宋易既摧。漢易復萌。有毛奇齡惠士奇惠棟孫星衍盧見曾丁杰孫堂張惠言等。承其緒。張其軍。奇齡作圖書原舛篇。惠言著易圖條辨。亦以攻圖書派爲旨。士奇撰易說六卷。以爲「漢儒言易。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適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云云。其書徵引賅備。而失之雜。其子棟作易漢學八卷。據孔氏正義李氏集解所引者輯出。孟喜虞翻京房于寶鄭玄荀爽之遺說。又究漢儒闡易之本例。凡九十種。成易例二卷。又自爲解釋。成周易述二十三卷。而孫星衍亦以輯漢易續李鼎祚爲集解十卷。尤備者孫堂輯漢魏二十一家易注三十三卷。佚亡古說。燦然復興。易學之風。又爲一變。然惠氏搜討雖勤。家法猶混。張氏繼之。專治虞翻。爲專家絕學。成周易虞氏易等書。兼及荀氏鄭氏等專家之義。復古之功。阮元推爲絕學。篤信漢學。不加別擇。雖得瓦礫。寶若珠

磯。夫災異讖緯漢學之玷也。以災異讖緯牽混入易。以成孟虞鄭荀諸氏。又易學之玷也。惠張諸君。徒以信漢學故。崇斯異說。以爲易學無上正傳。棄道士易。而寶方士易。然耶否耶。

諸案惠張等皆治漢易。惠氏尤爲信古。如解明夷六五之箕子二字。用漢孟喜門下趙賓之說。解爲蓂茲。夫漢書儒林傳。明載趙賓所見之易。經仍是箕子二字也。惠氏何得據以擅改經文乎。且惠氏於經傳之與是義。有相抵牾者。亦曲說以遷就之。何哉。陳澧曰。『惠氏易學有存古之功。而亦謬見時出。』皮錫瑞曰。『去一障矣。有生一障矣。』康有爲曰。『齊楚佩劍。未爲得也。』皆確評云。

惠張同時。有甘泉焦循。家學淵源。亦習漢易。而獨與惠張異趣。別開畦町。不拘漢魏各家師法。其所特出異於各家者。凡有二端。一者習洞淵九容之術。悟入以九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二者由韓詩說文引申易之字義。推識易辭假借轉注之訓詁。本其所得以易解易。觸類旁通。成易通釋二十卷。自謂由比例之法。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又謂吾國小學六書之彼此相借。全爲易辭。如借疾爲疾。借祇爲底。借豺爲豹。借耐爲附。借羊爲祥。觸類旁通。皆源於易。激識如上二義。則於易經傳凡古人所不能解者。亦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矣。易通釋既成。復提其要。爲易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易章句十二卷。總稱雕菰樓易學三書。共四十卷。蓋采漢儒之長。而棄其短。以虞氏之旁通。兼荀氏之升降。而於孟氏之卦氣。京氏之納甲。鄭氏之爻辰。皆駁正之。其知見之正確。條理之明晰。六通四關。洵哉漢易正宗矣。

且焦氏於王弼注亦有取焉。以爲王弼易注。皆以六書通借。尙未遠於馬鄭諸儒。特貌爲高簡。故疏者概視爲空論耳。

又惜鈎秀而不實，以爲天假之年，或可由一隙貫通，因作周易王氏注補一卷，皆持平之論也。

他如衡陽王夫之周易稗疏，蕭山毛奇齡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書三書，旌德姚配中周易姚氏學，甘泉江藩周易述補，震澤陳壽熊讀易漢學私記，寶應成蓉鏡周易釋爻例，番禺陳澧東塾讀書記論易善化皮錫瑞易學通論之屬，皆清儒治漢易之有根據有條理者。若夫治宋易及其他派者，自鄒以下無讓焉。

夫清儒復古之風，爲宋明理學極敝後之反動耳。順康間儒，由明復宋，由宋復唐，乾嘉間儒，由唐復東漢，鑽研既久，又厭棄之，於是有常州學派者出，由東漢復西漢，邵陽井研南海之間，各有響應，故於詩書禮春秋，無不謂古文諸經爲漢哀平間人所僞竄，獨至於易，田何丁寬乃至施孟梁丘之易，隻字莫存，復之無可復也。况羣經之中，易經今古文之區分，據史記漢書所載，無大異同，清儒雖好戰，助戰，善戰，其如古之敵人早已弭兵何。

## 新學派之易

海禁開，西學來，彼方諸派學術，如五侯鯖，此方學者，次第各嘗一樹，於是易學又有新說出。

夫易道宏敞，範圍天地，包羅衆義，隨得一隙，皆能宛轉闡通，有所闡效，侯官嚴氏自序譯英人赫胥黎天演論，據易理以闡西學，大旨謂以「西人科學以名數實力四者爲基，而名數實力四者，皆具見於易象」云云。嚴氏蓋能闡易道以西學之大略推輪者也。海甯杭氏精研易義，博及諸家傳注，而蒐藏言易之書，六百二十餘種，並世之言易藏者莫備焉。著書雖純疵互見，亦能與西洋學說比較研究者，其易揆六卷，學易筆談初二集各四卷，讀易雜識一卷較精。



杭氏說易其通於西學者乃即象以明事如學易筆談中之進化新論象義瑣言民極等節皆發明斯意其曰「易如大明鏡無論以何物映之莫不適如其本來之象如君主立憲義取親民爲同人象民主立憲主權在民爲大有象社會政治無君民上下之分爲隨象乃至日光七色見象於白晝微生蟲變化物質見象於蠶又如繫辭言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而所謂闢者即物理學之所謂離心力也翕者即物理學所謂向心力也凡物之運動能循其常軌而不息者皆賴此離心向心二力之作用地球之繞日即此作用之公例也凡近世所矜爲創獲者而易皆備其象明其理于數千年前蓋理本一原數無二致時無古今地無中外有偏重而無偏廢中土文明理重於數而西國則數勝於理重理或流於空談而鮮實際泥數或偏於物質而遺精神惟易則理數兼賅形上道而形下器乃足以調劑中西末流之偏以會其通而宏其旨」云云洵剴論也。

嚴杭學易比麗西學猶限於原理之討論治學之一端耳近更有新學派出以易經傳作中國古史之研究援經入史又爲易學之一大關捩焉。

以史證易古已有之漢鄭玄宋李光楊萬里之傳注可見一斑至清章學誠乃毅然曰「六經皆史也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易雖道陰陽然知往藏來亦補先王政教典章所不及」章說如此尙未爲時所尙逮光緒間河南發現殷墟書契甲骨文上虞羅氏海甯王氏整理編次之讀其文與尙書所載史蹟相同羅氏播其說一時學者欲之知經籍之爲信史而不可誣也乃移以經治經之法而以史治經惟是書首堯舜詩啟周初其中之商頌實周世宋人所作春秋始平王東遷堯舜以前則無可考求其最古無如易經易經固非雜列史蹟班班可攷者然而卦爻辭中以及象象繫辭於古史事

間有引言。又以西人史學物觀之法而析之。則史料滋多矣。近人吳興錢氏。吳縣顧氏。嘉定郭氏等。實致力於此學。錢顧等著書曰古史辨。一以疑古爲宗。其論古史。以殷前史蹟。皆謂虛構。周易經傳。以爲周秦時人所作。又爲漢儒所竄改。如繫辭觀象制器一節。顧氏斷爲京氏學者所增入。而謂三皇五帝。皆漢人隨意增減之傳說。名曰疑古派。彼蓋以殷周以後之史。有實物佐證。無須臆疑。殷代以前。無他旁證。遂以爲殷前無史。有史皆僞耳。故殷前之史。不見於易。固所不信。堯舜禹皆無其人。是也。雖見於易。亦所不信。伏羲神農黃帝亦無其人。是也。夫若是。考古史又何取於易哉。夫史者實錄也。傳代既久。間爲人所增減。固有之矣。然其增減之迹。亦未能盡掩天下後世之耳目。如漢人劉向。託於孔子。懸記。劉歆。詔新。謂王氏裔出舜後。皆載於讖緯。見於漢書。孰不知其僞者。又如王肅僞造古文尙書。孔子家語等書。著聖證論。以譏鄭玄。凡今古通儒。皆曰家語王肅增。或云。王肅作。是肅所謂聖證。適成爲非聖非證。而况西漢易學。京氏而外。猶有施孟梁丘費氏諸家。縱令孟京混合。而施梁丘費氏。何竟任令竄改。乃至班固撰漢書。亦無一語及之乎。夫信古如惠棟。以爲漢易皆善。固不可。而疑古如錢顧。以數千年後一二人腦中存。前無史之成見。而模稜斷論。易經明載之史料爲僞。可乎。吾國古史。果憑今人臆測。豈但不合於易。且不合於古史進化之公例。而吾國自開闢。以至於今。僅有二三千年之歷史。其誰信之。惜哉。惜哉。新奇之說。徒以驚世駭俗耳。詎曰得古史之真耶。

前經高氏曰。辨別古書真僞。清儒尤推其長。後世學者。羨前人之得名也。於是通華滅裂。不肯深思。切究。稍有可疑。輒斥爲僞書。以迎合漢人不悅新之心理。而漢高名。無遠致古。竟無可證者。其流毒遂不可勝言。昔吾友劉際唐斥爲仇士良惡主之術。雖爲笑謔之言。亦深中其欺也。盜名之心矣。

郭氏亦研古史。而持論又異錢顧其所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既以易辭推測古代社會。並以詩書甲骨文周金

器文討究殷周史非惟古史起一大重公案亦於易學闢一新蹊徑整理焉論定焉完成焉是在學者諸家之外尙有外人所著自西徂東等書亦以西學談易學雖新實淺不必辨矣

要之易源出於孔子門流則灌於百家觀易之源流可以覘中國學術之衍變矣夫西漢以前之純易不可復見尙何

論哉皮與瑞離歷引漢唐淮南子春秋繁露及漢書等所引易語以疑一確然而得矣東漢以後易學與他學糅合實別具面目者故漢人以之說術識宋人以之衍

圖書今人以之談西學皆易外之易所謂易外別傳是也有能就易論易以經治經雖有小疵不害大醇者其惟魏王

弼宋程朱清焦循等數家乎以經治經道已極說已備今日轉入新史學派溫故而知新罔孔門之至教豈僅僅如漢

迄今之學哉夫孔門經學之易一變數變誠昔人所不及料今則百慮一致據經言經卦具在卦辭爻辭具在象象具

在文言繫辭序卦說卦雜卦亦具在吾將有以窺易而言易矣

# 講易管窺卷下

石屏袁嘉穀講授

受業昆明于乃仁述記

## 易之古史進化觀

吾族建國東亞平原，彌望規模宏遠，氣候雨量俱適中，度張弛往復，若有韻然。其民族氣度偉大，有廣納衆流之概。其文化光輝篤實，統大宇，合殊族，自古迄今，纏纏相屬，未嘗中斷。其道何也？曰：我先民富思想，達語言，愛同類，別庶物，觀察宇宙，積累經驗，制器物，訂法度，其民族文化之特徵，孕育于斯矣。何以徵之？請徵之易。夫易也者，初民之物質生活，社會組織，精神文化之演進史也。在昔經師殫精竭慮，推闡發明，然姝姝於象數理氣，拘拘於陰陽錯綜，前篇論之詳矣。今分析之，綜合之，以窺初民生活演進之跡焉。

(一) 明吾國未有文字之歷史。人類肇始，未有文字記載，謂之史前時代。已有文字記載迄今，謂之有史時代。史前時代，雖永於有史時代百倍或數百倍，而有史時代人類智慧文物之進步，較之史前時代，殆不可以數計。此無他人類，有史乃能以前人之經驗成就傳之後人，遞遞遞，變變長增高，故為時短而進步速。初民無史，自遠傳本能與口授技能外，凡事皆須自創，故歷年久而進步緩，喻如競走，時間一長距離也。有史者，合無量數人以替換續進，無史者，人

人皆自起點出發。故吾國未有文字之歷史。約五十餘萬年。已有文字。迄今僅五千年。約佔人類全部歷史百分之二耳。然吾國有五千年燦然可觀之文化。要皆稽史前人。類之精英。歷千百年之改進。其創造之艱巨。爲何如耶。考其創造之歷程。求之於經傳。則書始堯舜。詩起商周。求之於史籍。史記上溯黃帝。下訖太初。要皆已有文字之史。而非史前之史也。欲知史前之史。其惟易乎。夫易之起源。基于符號。符號者。未有文字之歷史也。初民之生。狃狃榛榛。起居云爲。日用飲食。皆藉符號以表識之。遞傳遞增。而卦爻辭備矣。剖析卦爻辭。則文字未興之前。初民宮室器用之進化。漁業牧畜農業之遞嬗。宗教倫理藝術之發達。推至婚姻商旅交通法律政治軍事。皆可想像而知之矣。

(二)明吾國聖哲制作之淵源 夫文字未興之前。初民之創造文化者何人乎。易繫辭言包羲神農。韓非五蠹言有巢燧人。後世宗孔氏者。多以羲農冠冕百王。然伏生書傳鄭玄六藝論通卦驗注下及譙周古史考。皆言燧人在伏羲前。以燧人爲百王之首。宋人言古史者。又以有巢在燧人前。他書所言諸氏。參差乖背。尤不可勝紀。今其年世先後皆不可知。然以此四帝之名號考之。猶可略見古初進化之跡。韓非子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桴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蔬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

譙案五蠹世本亦說『燧人出火。造火者燧人。因以爲名。』禮含文嘉則云。『燧人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有腹疾。遂天之意。故曰遂人。』

班固白虎通義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註註。行之吁吁。飢

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伏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天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班氏漢書引三統世紀云：』『作網罟以出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炮犧氏。』律歷志皇甫謚帝王世紀亦說：『取犧牲以充庖廚，故號庖犧氏。』近人或謂『伏羲一作宓犧，猶言游牧之王也。』凡此解釋，固非盡合古義，然初民生活皆始於漁獵，次以牧游，繼以耕稼，居室火食衣服，自穴居生食卉服進化而來，社會由草昧進開明，實多賴聖哲之制作。

杜佑通典曰：『覆載之內，日月所臨，垂夏居土中，生物受氣正，其人性而面才惠，其地產厚而類繁，所以誕生聖哲，繼施法教，隨時拯弊，因物利用，生人大貴，實在於斯。』通鑑惟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有居處巢穴焉，有葬無封樹焉，有手團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陳一二，不能徧舉，其地偏，其俗梗，不生聖哲，莫革舊俗。』社會進化之有賴於聖哲如是。

後人尙論古昔，或以開物成務，恃前人之經驗，蓋多士之分工，而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則泛稱聖人，故有巢、庖、犧、神、農諸名，實爲古初進化階段之象徵，其姓氏年世，雖不可考，而古初社會之情況，可窺見焉。

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醕，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記載上古之制作者莫詳於繫辭。

繫辭傳「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採木爲耨，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使，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臼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其次莫詳於世本作篇，今已亡矣。漢志世本十五篇，唐志尙存宋志亡。猶時見於類書注家之所徵引。茲據錢大昭荊泮林所輯佚文，錄義農黃帝堯舜之制作，與易繫辭相參證焉。

庖犧

伏犧以僂皮制嫁娶之禮。庖犧作瑟。宓犧作瑟八尺二寸四十五弦。庖犧氏作五十弦黃帝使素女鼓瑟哀

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弦，具二均聲。伏犧作琴。伏羲作琴瑟。伏羲臣芒氏作羅。芒作罔。

宋真曰芒，庖犧之臣。

神農

神農和藥濟人 神農作琴曰神農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宮商

農作瑟 蚩尤作兵 蚩尤以金作兵器 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 宋史曰蚩尤神農臣

黃帝

黃帝見百物始穿井 黃帝樂名咸池 黃帝造火食旃冕 黃帝作旃冕 黃帝作旃 黃帝作冕旒 黃帝

作冕 義和占日 常儀占月 義和作占月 后益作占歲 夷區占星氣 大撓作甲子 黃帝令大撓作

甲子 隸首作算數 隸首作數 伶倫造律呂 容成造曆 蒼頡作書 蒼頡造文字 沮誦蒼頡作書并

黃帝時史官 史臬作圖 伯余作衣裳 胡曹作衣 胡曹作冕 於則作屏履 雍父作春杵曰 跋作服

牛 相土作乘馬 屬作駕 共鼓貧狄作舟 注曰二人黃帝臣也 女媧作笙簧 女媧作簧 宋均注曰女媧黃帝臣也 隨作笙 宋史注曰

隨氏女媧之臣 隨作竿 夷作鼓 揮作弓 夷牟作矢 巫彭作醫 祝融作市 宋史云祝融顛頤臣為高辛氏火正

堯

陶制五刑 巫咸初作醫 巫咸作筮 巫咸作鼓 無句作磬 化益作井

舜

舜始陶夏臣昆吾更增加 鍾作規矩準繩 垂作耒耜 垂作耒耨 垂作鋤耨 咎繇作耒耜 伯夷作五

刑 簞舜所造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 垂作鐘 夔作樂 磬叔所造 以舜時人 鳥曹作籥 絲作城郭



## 禹作宮室

考工記曰：「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燔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自羲農以迄唐虞，歷年最少，當亦不下數千，故合而觀其制作，則驚古聖之多，分而按其時代，則見初民之陋。穡農之時，雖有琴瑟罔罟耒耜兵戈諸物，而其生活仍極簡單。至黃帝時，諸聖勃興，而宮室衣裳舟車弓矢文書圖畫歷算數，始並作焉。故洪水以前，實以黃帝時爲最盛之時。後世盛稱黃帝有以也。然繫辭言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而世本稱耒耜爲垂與咎繇所作，卽世本一書，亦互相牴牾。如言伏羲作琴瑟，又言神農作琴瑟，言黃帝始穿井，又言化益作井，言夷作鼓，又言巫咸作鼓，言巫彭作醫，又言巫咸初作醫，言常儀占月，又言羲和作占月，言伯余作衣裳，又言胡曹作衣，言黃帝作冕旒，又言胡曹作冕，有同時而二人並作者，有異代而前後迭制者。詳見經國林中國通史綱要由是觀之，古代文化之進步，制器物訂法度，非一時一地也，成之者非一手一足之烈也，亦非可以確然劃其時代之階段也。况可以一二簡編而畢舉之，以爲一朝一夕之所驟幾耶？故韓非世本白虎通等書所傳之一鱗半爪，固不可盡信。卽繫辭觀象制器等章，亦多後人追述，不可太泥。夫若是欲覘初民生活演進之跡，莫卦爻辭若矣。夫卦爻辭者，由伏羲而文王，由文王而孔子，由孔子至於今數千年，誦之讀之，尊之服之，授受淵源，未嘗中斷。非若他經之厄於秦火也，非若他經之有脫簡錯簡也，又非有真僞之淆。今古文之分也，原原本本，經文具在，數千年無異辭。誠中國唯一信史哉。今以客觀之方法，分疏旁證，而羅舉之初民生活之原始狀態，豁然呈露矣。史跡之鮮明，史料之真確，與傳說追述者殊科矣。世稱牧畜自庖犧始，見於繫辭，而韓非世本白虎通等書言之鑿鑿。今據爻辭

分析觀之。始則曰喪馬喪羊喪牛。繼則曰牽羊繫羊以至羗羊觸藩。此由牲畜之逃喪。以繩繫之。以欄檻之。改進之。方法日趨於精密。純由失敗經驗之積累。固非庖犧一人之教也。意者庖犧特教民家畜。教民食品。所謂犧牲充庖廚耳。推之神農黃帝堯舜之製作。又何以異。是乎。然此僅就字面之綜合歸納以知之耳。猶可於無文字之間。演繹推尋焉。如觀某物創於某時。即知他物之已備具。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禮記。帛爲絲製。即知其時已有蠶絲。若是觸類旁通。史前之史非易而何。

## 物質生活之進化

### 器用

人類文化之發達。端賴器用之改進。西人以器用進化。由石而銅而鐵。今據爰辭。則石器以前。尚有草器。士器。其進化之跡尤著。

### 草器 徽 繩 織

謀案上古之民。渾渾噩噩。自然物之便於利用者。莫若草屬。初民知以草爲器。蓋先於石器也。自西人石器銅器鐵器之說傳入中國。國人眩於西說之新奇。而於吾國器用進化之歷程。未遑深思明辨。予讀易而知初民之器用。類多草屬。草器蓋獨立自成一時代。後乃轉入石器銅器鐵器時代也。雖以吾國之文明。猶有原始民族草器時代之遺痕。于近代人類衣食住行生活四要素之中。猶可想像草器時代之原始狀態。及其用途。以言衣服。吾國田野之農民。水濱之船戶。山澤之畜牧者。尙多荷蓑荷笠以避風雨。知初民以葉葦連綴爲衣之子遺也。以言

臥具被褥之下，多置草席，則絳絲未發明以前，知初民必以草爲臥具也。以言居室，吾國之村莊，類多草屋，知初民必以草爲居室也。其他器用尚多草屬，不勝枚舉。

陶器 缶 七 瓶 甕

談案吾國之工藝，最著者莫如陶器。最先者亦莫如陶器。世本言「舜始陶」，夏臣昆吾更增加。說文則曰：「古者昆吾作陶。」餘杭章氏曰：「百工始作莫如陶。」墟土所在而有，燒治又易，不陶則鑄捶不成，無以鎔鑄，故有陶然後有冶，不治則耜不成，無以發土云云。此誠精確之論也。近代吾國之發掘古物，以陶器爲多，如奉天錦西縣之沙鍋屯，河南滎池縣仰韶村，及甘肅各地，均有陶器。仰韶村有罐、碗、杯、瓶、壺、陶鼎、陶甗、陶甗、陶紡織輪等，自粗至精，各式路具。近人李濟君考古山西夏縣西陰村，所得陶器，花紋精美，施以彩色。由歷次發掘所得證之，中國之有陶器已數萬年，蓋烹升出載，盛瀡膏乾，需用更廣，故發明最早也。奧國名家麥猶伯曰：「中國爲陶之母，世界高等工業文明，實源於中國。」以易之爻辭證之，殆非虛語也。

石器 斧 玉 鈿 圭

談案民之初生，若禽獸然，不知用器也。迨後智識漸啟，則相競以器。始也，槩石以投，繼也，持石片以爲刀，拾石塊以爲斧，用石條以爲椎。於是傷害禽獸，敵禦異族，可以養生而防害。是曰始石器時代。亦稱天然石器時代。人智漸進，經驗日富，見石塊而或知選擇，拾石塊而或知刮磨，兼多鑽磨之器，木器或亦間出其間。其見於易爻辭者，則有「輿」「車」「機」「泥」「校」「檢」「枕」之屬。是曰舊石器時代。再進則鑽鑿刀斧益臻完備。

或鑿孔以便佩帶，或磨痕以便束縛，其尖甚銳，其刃甚利，可以宰割禽獸之皮，毛骨角革，器漸興，其見於易爻辭者，則有「盤帶」、「括囊」、「鼎耳革」、「鼓」之屬。是曰新石器時代。此進化一定之階段也。然我國石器之用較早，昔樛矢石斨，仲尼知其爲肅慎之物，越絕書亦言「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黃帝之時，以玉爲兵。」然後人鮮知注意，故唐宋間發現石斧，皆誤以有雷斧，及至近代，陝甘河套等處，探掘石器甚多，始公認爲初民之用具也。

### 銅器

黃矢 黃耳 金鉞 金矢 金柅 金車 戈

謹案「黃矢」、「黃耳」當爲銅器而無疑。至金矢及戈等，仍爲銅器，徵之史蹟，凡有三證。考吾國之以金屬品作器，始於何時，創自何人，猶亘古未定之疑讖也。求之於古史，則詩秦風有「驅鐵孔阜，六轡在手」之言，尙書堯典有「名作賸刑」之文，禹貢揚州荊州有金三品之貢，梁州有鑿鐵銀鏃之貢，鄭玄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鏃，鏃剛鐵，可以刻鏃也。古人先知煉銅，後知煉鐵，故有美金惡金之分。」齊語曰：「美金以鑄戈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櫛試諸土壤。」是金矢及戈等，當爲銅製，其證一也。江淹之銅劍譜序云：「古者以銅爲兵，春秋迄於戰國，戰國迄於秦時，攻爭紛亂，兵革互興，銅旣不克給，故以鐵足之。鑄銅旣難，求鐵甚易，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二漢之世，愈見其微。」是春秋戰國以前，尙無鐵兵，其證二也。秦定天下，始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鏃，以其金人十二，金人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引三輔舊事作銅人。魏志董卓傳：「椎破銅人十及鐘鏃，以爲小錢。」關中記：「董卓壞銅人，餘二枚，徙清河。」是金人卽銅人，金矢卽銅矢，金柅卽銅柅，金車卽銅車，戈

卽銅戈其證三也。蓋冶鐵之發明雖始于周初。詩大雅公劉篇有取厲取鐵之言但多用爲耕具。孟子曰：「以鐵耕乎。」管子海主篇曰：「一女有一鍼，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行服連帽笠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是冶鐵方法精巧之明證也。

由以上之證明，則知吾國器用進化之歷程，雖與西說相同，然亦未可等量齊觀也。吾國爲工業先進之國，證以易之爻辭，鑿鑿有據，豈可因近代工業落伍而輕議之耶。

**漁獵**

初民之生活，始于漁獵，次以游牧，繼以耕稼。易爻辭多載猛獸之名，如虎、狼、豺、狐之屬，皆是。虎視眈眈，其欲逐逐，履虎尾，咥人，人之爲虎所咥，殆不免矣。繼有弓矢，陸以獵獸。

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屯六三

田有禽，利執言。師六五

王用三驅，失前禽。比六五

田無禽，恆九四。

履虎尾，不咥人，凶。履卦辭

履虎尾，愬愬終吉。履九四

噬乾肉，得黃金。噬嗑九四

噬乾肺，得金矢。同人上六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明夷九三

田獵三狐得黃矢解九二

田獲三品巽六四

公戈取彼在穴小過六五

空以獵鳥。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解上六

射雉一矢亡巽六五

鴻漸于陸飲食行衍漸六二

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漸六四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漸上六

綢罟既興漁業亦盛。

包有魚婦九四

包無魚婦九四

井谷射鮒井九二

貫魚以宮人寵剝六五

漁獵者曰王曰公，多限於貴族。曰田獵，曰南狩，具有大規模之獵場，且已遊樂化矣。

**牧畜**

初民豢養牲畜，以充庖廚。雖卦象辭有「畜牝牛」之辭，然當時牲畜，久居山野，初爲人之所豢養，必多喪亡者。

喪羊于易 大壯六五

喪牛于易 旅上九

喪馬无逐 自復 賁初九

月幾望 馬匹亡 中孚六四

初民因鑑於牲畜逃喪之多，而豢養之法，遂漸改進，始則以繩繫之。

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无妄六三

繫于金柅……羸豕孚蹢躅 姤初六

牽羊悔亡 夬九四

繫之或仍不免逃逸，更以欄檻之。

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 大壯上六

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大壯九四

羝羊觸藩羸其角 大壯九三

夫羊性馴順，觸藩羸其角者，可知初經人類之養，性尚猶猛，而初民牧畜之進化，則歷歷可徵也。

劉師培國土原始論，「神農以前，人民從事畜牧，遷徙往來，民無定居，與今日之胡族相同，故君曰伏犧，臣曰力牧，及火化之說，證明始易牧地爲田疇，而游牧舊制，亦未盡淪，故諸侯之長，仍相沿九牧之稱，又游牧之民，以旗區壤，而族字從旗，變典言「以親九族」，猶言以親九牧耳，觀禹貢言「萊夷作牧」，則大禹之時，九壤之中，仍有牧場之地，蓋游牧耕稼相雜之制度也。」

又劉師培讀書隨筆，「游牧之制，至三代猶存，禹書言「萊夷作牧」，而左傳「夏少康爲牧正」，足證夏代之制，游牧與耕稼並行，又爾雅釋地篇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也者，耕稼之地也，牧也者，游牧之地也」，釋地爲殷代之制，是殷代之時，仍以游牧與耕稼並重也，周代雖以農業開基，然無羊之詩曰「爾牧來思」，君子于役篇曰「牛羊下來」，則游牧之制，至周猶存，考春秋之時，「衛侯廬于曹，齊桓公歸之牛羊，豕雞狗皆三百」，閏二年左傳「齊人代萊，萊人使正與子賂之，索馬牛皆百匹」，襄二年左傳「萊夷水禹時作牧之地也」，推之「秦用三百，牢于鄠時」，史記封禪書「吳徵白牢於魯」，哀十年左傳而范蠡「畜豎畜鹿」，史記貨殖傳足證春秋之世，牧畜蕃滋，秦漢以來，而牧畜之利始微矣。」

### 農業

農業之發達，由於養畜牲畜之芻料，必仰給於植物，植物漸稀，遷徙瀕繁，初步必有芻秣之種植，以誘致禽獸，而狩獵便焉，如爰辭之田獲三狐，釋九田獲三品，農六田有禽，師六田無禽，檀九田皆汎，指牧場獵場，而非後世種植禾黍粟麥之田也，人類知芻秣之種植，而採折果實，以充飢渴，農業因以發明焉。



不耕獲不菑畲無妄六二

以杞包瓜姤九五

碩果不食剝上九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否九五

謹案吾國新石器時代已有農業。今仰韶村有石耨石耜。神農氏亦以教民農作著稱。然尊重農業實自夏始。觀夏小正及詩

豳風七月之述夏代社會禮俗者皆以農時為主。而附載其他事業。足徵夏之社會爲一農業社會。蓋自水土既

平。秦播百穀。禹亦盡力溝洫。民皆降丘宅土。以事農作。田賦之治亦由是興。詳日知錄卷七故周禮有「天子親耕。文王

卑服。」卽康功田功。殷室帝王亦常有親耒與相田之紀錄。良以吾國民生經濟趨重農業也。

居室

上古之民穴居野處。爰辭明言之。

需于血出自穴需六四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需上六

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坎六三

困于株木入于幽谷困初六

困于石據于蒺藜困六三

由穴居野處逐漸進化。而宮室乃備。

王假有廟 漢泰辭

行其庭不見其人 艮卦辭

入于其宮 困六三

于出門庭 明夷六四

豐其屋，蔀其家，闢其戶，阒其無人，三歲不覿，豐上六

不出戶庭无咎 節初九

不出門庭凶 節九二

在中饋 家人六二

納約自牖 坎六四

棟橈凶 大過九三

小人剝廬 剝上九

當時宮室之建築，有門庭、戶牖、中饋之備。王公所居者曰宮，曰廟，平民所居者曰屋，曰廬。觀于宮室之建築，可知貧富階級之懸殊矣。

## 社會組織之進化



父族之爲婚者也。

劉師培曰：「古史之言太昊也，祇言其母感巨跡而生，不言其父何人。神農以降，雖詳其父母，亦必言其因感天而生。如帝王世紀言：「神農母任姁，以龍首感生神農。黃帝母附寶，以電大感生黃帝。」而緯書之言少昊高陽高辛堯禹也，皆言其母感天氣而生。餘如契母感元鳥而生契，稷母感履武而生稷，載在詩經，蓋以其父不明，故託爲感天生子之說，以示神奇也。」

又案上古婚姻之禮未備，以女子爲一國所公有，故中國婦字，旣爲己妻之稱，又爲普通女子之稱。又女字旣爲未嫁之稱，又爲己嫁之稱。

人類漸進，知男女同姓，其生不善，始有夫婦父子之倫。父統乃代母統而興，然初則劫掠婦女以爲家室，易卦爻辭已  
有明徵。

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屯六二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屯六四

乘馬班如求婚媾，屯六四

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睽九

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屯上六

夫上古之民，習於劫掠強暴，挾弓矢以掠婚，被掠之弱女，則啼泣隨之，卽今出嫁之女，猶相沿啼泣之俗，據儀禮士昏

禮篇觀之。則劫掠婦女之遺俗。至周亦存。婿行親迎。必以從車載從者。此古助人奪婦者也。婦入夫門。有媵有媵。咸從婦行。此古助人扞賊者也。詩云。『昏以為期。』其行禮必以昏時。則以上古時代用火之術。尙未發明。昏夜之際。人多偃息。乘其時行禮。而避晝劫耳。

謹案儀禮士昏禮云。『新迎主人緹裳。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者二乘執燭馬前。主人不降送。婿御婦車。主人親脫婦之纓。』纓爲紫墨色。玄爲墨色。衣黑衣。垂墨車。導以燭光。顯爲昏夜行劫之裝束。新婦既被掠。新郎親御婦車。表示慎重其事。而恐婦之逃亡也。及至新郎家合卺後。始解縛婦之纓索。此蓋脫胎古代掠婚之儀式。

又案上古之民。習於戰鬥。戰勝他族。則係鬻弱女。以備嬖媵。觀奴字從女從又。而古文作𠃉。卽象女子械繫之形。蓋恐被掠之婦女逃亡。故械繫之也。

其後掠婚之風。漸變而爲買婚制。

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蒙六三

謹案古代視婦女爲財產之一。幣爲金幣所藏。而稱婦女亦曰幣。妃字本義爲幣帛成匹之稱。而稱嬖御亦曰妃。又案儀禮士婚禮納采用鴈。納吉納徵。玄纁束帛。僂皮請期等。其納聘次數之頻繁。足見女家必索得厚禮。以爲新婦之代價。故禮記有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周禮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皆沿於古代買婚之制。

再變而自由結合。

睽孤遇元夫。睽九四

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 大過九二

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 大過九五

更進始有莊嚴典重之婚姻制而嫁娶興焉。

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屯六四

納婦吉 蒙九二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彖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彖

漸女歸吉 漸彖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泰六二

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同人九四

凡娣姪之陪嫁者謂之曰媵。

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同人六三

歸妹以娣 歸妹初六

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同人六五

謹案周時媵女之制盛行詩大雅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顯之爛其盈門又齊風敝笄齊子歸止其從

如案「言陪嫁者之多也。左傳莊公十九年。『公子滕陳人之婦於鄭。』儀禮士昏禮云。『媵御。』鄭康成注。『古者嫁女必媵。媵從之。姪兄之子。婦女弟也。』春秋隱公元年杜預注云。『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媵。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於此可見陪嫁之衆也。

又案近代婚嫁。多以幼女送新婦至男家。蓋相沿歸妹以婦之意。賦。特即日散歸爲進化耳。

又案易言歸妹。詩言于歸。又言歸寧。歸多屬於婦言。漸卦孔疏云。『歸嫁也。女人生有外成之義。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也。』

男有蓄妾者。

畜臣妾吉 遯九二

女有夫死更嫁者。

得妾以其子 鼎初六

婚嫁既興。女子重婦德。貴貞節。男雖多妻。女則終於一夫矣。

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既雨既處 尚德載婦 小畜上九

中國婦女以德操自重其風遠矣。

階級

中國古代雖君臣之分未嚴。世襲之基未定。然爲君者。咸由貴族。爲臣者。咸屬世官。遂爲階級制度之濫。

龍據爻辭所載約可分爲上下兩等  
上等階級

天子

公用享于天子 大有九三

大君

武人爲于大君 履六三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无用師 上六

王

揚於王庭 夬象辭

王假有廟 萃卦辭

王用出征 離上九

公

告公從利用遷國 益六四

公用享於天子小人弗克 大有九三

侯



豫利建侯行師豫象辭

建侯屯象辭

利建侯屯初九

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蠱上九

康侯用錫馬蕃庶日三接晉象辭

武人

武人爲于大君履二九

利武人之貞興初九

臣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六二

官

官有渝出門交有功隨初九

大人

利見大人乾九二九五

大人虎變革九五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 否六二

君子

君子有攸往 坤蒙辭

君子得輿小人剝虛 剝上九

君子吉小人否 遯九四

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革上六

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解六五

下等階級

小人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 大壯九三

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觀初九

小人勿用 既濟九三

史巫

史巫紛若 巽九二

幽人

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履九二

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歸妹九二

邑人

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 訟九二

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戒 比九五

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无妄六三

旅人

旅人先笑後號咷 旅上九

刑人

利用刑人 蒙初五

劓刑 利用祭祀 困九五

臣妾

畜臣妾吉 遁初九

童僕

旅其次懷其資得童僕 旅六二

謀案階級制度之產生。有由於天然者。有由於人爲者。人之有智愚賢不肖之殊。此天然之階級制度也。至古人爲之階級制度。其故有三。一緣兵爭。洪荒之世。爭戰日繁。俘虜良民。使之躬操賤役。以從事于生財。男子爲虜。女子爲奴。觀民字古文作皮象械足之形。是太古之世。民卽俘囚。又黃帝云。一主失其國。其臣再嫁。然則亡國之民。降爲臣妾。故易有畜臣妾之言。益可徵矣。一緣刑法。虞夏之民。躬嬰重罪。悉行笞戮之誅。甘誓及刑法稍寬。漸廢族誅之典。然身罹重辟。並籍家族爲奴。周禮秋官云。誘奴男子入于罪禁。女子入于春藪。古之刑律。民罹薄罪。金作贖刑。若罰錢之數未盈。亦得爲奴以贖罪。故輿僚臺僕。咸爲嬰罪之人。則刑。利用祭祀。是又爲祭祀之犧牲也。一緣財政。失所之民。生計日艱。鬻身爲奴。以投身于貴族。觀周禮質人。掌民人之質劑。此古代鬻奴之確證。易有懷其資。得童僕之言。是童僕亦爲財產之一矣。至王公侯武人。皆掌政治軍事權者。觀武人爲于大君。是大君亦可爲武人。蓋政治軍事皆由君主獨裁。武人大君。不過名位之殊耳。大人君子皆上古之貴族。小人則平民也。史巫掌卜筮之職。邑人則土著之農民也。幽人無考。據孔疏釋爲幽隱之人。至旅人刑人。前章已有詳解。綜上以觀古代之階級制度。略備於是矣。

### 法律

夫人生而有慾。有慾則有爭。爭面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據理以定曲直。舉情以奪是非。所決者衆。所伏者多。著爲典章。此法律所由起也。况上古之民。無禮義之教。無慈讓之文。交焉而爭。陵焉而鬥。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札。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於是聖人乃立爲嚴刑峻法。凶頑者乃知有所儆焉。易爻辭所載約可歸納爲下列數條。

訟獄

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訟上六

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訟九三

拘繫

拘係之乃從維之 訟上六

係用徽纆實於叢棘 坎上六

桎梏

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蒙初六

枷械

何校滅耳凶 噬嗑上九

履校滅趾 噬嗑初九

掠鼻額

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大且剝 訟六三

掠劍斷足

剝刑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困九五

沫鬻

鼎折足覆公餗其刑罔弗九四

繼法治而進化為德治。故孔子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雖未嘗措刑，然亦有哀矜惻怛之意焉。故在家辭則有「先王以明罰勅法。」「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君子以赦過宥罪。」與孔子之言若合符節矣。

商旅交通

初民因器用發明，牧畜農業逐漸改進，人類各以所有，易其所無，而交易興焉。商業之雛形具矣。繫辭傳曰「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即知上古之交易，乃以物易物，並無貨幣以爲媒介。

繼由直接交易，進爲間接交易，即以貨幣爲交易之媒介。據爻辭所載，乃以龜貝爲幣，非以金屬爲幣。

震來厲億喪貝 震六二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 損六五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 益六二

謹案我國之言幣制者，莫不遠稱太古。路史謂「伏羲聚天下之銅制棘幣，黃帝宿金爲貨，以金、刀、泉、布、帛立爲五幣。」通典謂「自太昊以來，已有泉幣。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周謂之布，齊魯謂之刀。」竹書紀年謂「成湯二十一年鑄金幣。」今以易之爻辭證之，上古乃以龜貝爲幣，諸書所



罾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困九三

困于石據于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困九二

卽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咎 屯六三

繼有車馬商旅轉運實賴之。

大車以載利有攸往 大有九二

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睽上九

賁其趾舍車而徒 賁初九

見輿曳其牛掣 睽六二

輿說輶 大畜九二

曳其輪 既濟初九

乘馬班如 屯卦

良馬逐 大畜九三

繫辭「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陸地之交通遂有長足之進步又繫辭傳曰「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涣」然爻辭尙無舟楫之明文水行或憑游泳。

包荒用鴻河 泰九二



或以浮木藉渡。

過涉滅頂凶 大過上九

曳其輪濡其尾 既濟初九

濡其首厲 既濟上九

初民渡水之具。或以去枝葉之木塊。或以有枝葉之樹幹。浮於水面。人跨木上。以手足拍水而行。下體常浸於水中。以濡其尾之言。即可想像知之矣。若遇驚風駭浪。卽有滅頂濡首之凶矣。至涉大川。當有舟楫。此又航水進步之明徵。

利涉大川 中孚卦辭

不利涉大川 訟卦辭

用涉大川 謙初六

不可涉大川 贖六五

既濟 卦名

未濟 卦名

陸有車馬。水有舟楫。交通進步。而商旅便焉。其相互之關係可見矣。

**戰爭**

上古之民。狃狃榛榛。無共守之禮法。無交際之儀文。若數族萃於一區。則飲食貨財。恆不足給其所求。及生齒日繁。而地方養人者日蹙。不得不出於相爭。序卦傳云。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

師」是則兵爭之大皆起於飲食之微斯言也。殆古代兵爭之原始歟。然古代所謂兵爭者，非必師出以律也，特兩衆相仇，互相掠奪，猶今日村民械鬥耳。

不利爲寇，利禦寇。蒙上九

需于泥，致寇至。需九三

負且乘，致寇至。解六三

晉其角，維用寇邑。晉上九

由寇掠之師，進爲征伐之師，戰事漸以擴大。

利用行師，征邑國。謙上六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同人九五

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謙六五

師左次。師六四

帥，師之高級長官，或爲王侯，或王侯之長子，而賞罰一決於王。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離上九

在師中，王三錫命。師九二

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師六五

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夫九二  
守禦之具則有城墉。

城復于隍勿用師 泰上六

乘其墉弗克攻 同人九四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同人九三

臨敵之狀情節如畫。

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中孚六三

惕號莫夜有戎 夫九三

戰沒之將士則以輿乘之。

師或輿尸 師六三

弟子輿尸 師六五

戰事擴大連年不決且師亦漸有紀律。

師出以律否臧凶 師初六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既濟九三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國 未濟九四

塗復凶，有災皆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復上六

上古之民，以種族部落之戰爭，爲最可徵信，分而爲種族，聚而爲部落，習戎兵，尚武事，各據一方，互爭雄長，強凌弱，大吞小，異族相侵，戰爭愈烈，不知經若干歲月，始合諸小民族而爲一大民族，初則爭飲食，爭貨財，繼則爭城，爭地，爭主權，爭存亡。

王國維《鬼方考》：「鬼方，有以爲在北者，有以爲在西者，有以爲在南者，異說紛紜，不知所極。唯竹書紀年稱「王季伐西落鬼戎」，可知其地，尙在岐周之西。今徵之古器物，則宣城李城所藏小孟鼎，與濰縣陳氏所藏梁伯戈，皆有鬼方字，案大小兩孟鼎，皆出陝西鳳翔府郿縣禮村溝岸間，其地西北接岐山縣境，當爲孟之封地。大孟鼎紀王遣孟就國之事，在成王二十三祀。小孟鼎紀「孟伐鬼方，獻俘受錫」之事，在成王二十五祀，則伐鬼方事，在孟就國之後。鬼方之地，自當與孟之封地相近，而岐山郿縣以東，卽是豐鎬，其南又限以終南太一，唯其西汧渭之間，乃西戎出入之道。又西踰隴坻，則爲戎地，由是視之，鬼方地在汧隴之間，或更在其西，蓋無疑義。然其全境，猶當環周之西北二垂，而控其東北。梁伯戈雖僅有魃方竊，及梁伯作數字可辨，然自爲梁伯伐鬼方時所鑄，而梁伯之國，杜預謂在馮翊夏陽縣，其地在今陝西韓城縣，又在宗周之東，其北亦爲鬼方境，故有爭戰之事也。至其種族之大小強弱如何，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紀年稱「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其二十翟王。」觀此二事，鬼方之非小部落可知，而小孟鼎所舉獻俘之數，尤爲詳悉。習折與誠之數，雖磨滅不可知，然俘人之數，在萬三千有餘，則豐誠之數亦可知矣。當成王全盛之時，而鬼方之衆尙如此，則其強大亦可知。梁伯戈時

代雖無可考。觀其文字。當在孟鼎之後。可知宗周之世。尚有鬼方之名。不獨殷周間爲然也。」

呂氏春秋蕩兵篇。一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其工氏故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遞廢。勝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由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

## 精神文化之發達

生民之初。保生爲亟。物質生活。次第演進。生事以裕。社會組織。基礎確立。居處以寧。乃有餘力。從事精神文化。而宗教以興。倫理以建。藝術以倡。茲略述其梗概焉。

### 宗教

四時寒暑之遞遷。風雨雪霜之變幻。尋常而已。在初民以爲有神司之。而天神之入祀典者衆矣。又以人事測天。見夫人世之有刑罰爵賞也。以天爲人之主宰。亦宜操賞罰之權。神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故祈天之獲佑。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大有上九

更以先祖不明。乃託爲感天生子之說。而天祖並崇。用行禘禮。故禘爲祀遠祖之祭。又爲祀天之祭。蓋古人以天爲太祖。故卽以遠祖配天。配天者。配上帝也。祀上帝。卽所以祀天也。

王用享于帝。金六一

因祀天神而擴充之。以爲山陵川谷之各有神也。而地祇之入祀典者亦衆矣。

王用享于西山禮上六

王用享于岐山升六四

謹案堯典「望於山川」而後世於江水河水皆有祀。

因祀地祇而擴充之。見夫人生之有死也。又疑死者之必有知。或未必果死也。而人鬼之祀以立。

公用享于天子人弗克大有九三

王假有廟……用大牲著象辭

豐而不薦有孚顛若觀象辭

王假有廟漢象辭

又見夫寒暑之迭易也。於是**有禴祭**。

孚乃利用禴萃六二

孚乃利用禴升九二

祭祀之犧牲。有利用刑人者。

剝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困九五

逮後人智日啟。知享祀以誠。避澗溪沼沚之毛。饗宮鑄釜之器。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豈沾沾於牲醴肥膾。粢盛豐備乎。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既濟九五

二簋可用享損象辭

此又宗教思想演進之明徵矣。

初民之於天非徒敬之畏之而已以爲天有意致有人格有耳目有視聽者溝通天人意致之媒介厥爲善龜。

舍而善龜觀我朵頤凶頤初九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或違損六五

曰靈龜視爲無上神祕之物觀龜從善從庶民從汝則從之言是君主尊重天意故從龜之所昭示也。

倫理

吾初民於簡單之生活狀態產生極高尚之倫理想此方之世界無有倫匹者也予讀易而知吾國之倫理道德。

貴忠孝。

幹父之蠶有子考无咎蠱初六

重婦德。

尚德載婦小畜上九

立品節。

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蠱上九

斯三者蓋吾國倫理道德之結晶，亦精神文化之特徵也。數千年聖哲之垂訓，反覆推闡，宜乎為吾國民族之中心思想。歷久而弗替於戲美矣。

### 藝術

藝術之產生，與物質生活相反應。與時代生活亦有相互之關係。易爻辭所載，約可歸納如下。

### 舞蹈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漸上九

### 裝飾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賁六五

### 彫塑

鼎黃耳，金鉉。鼎六五

鼎玉鉉。鼎上九

### 音樂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離九三

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中孚六三

因遊牧盛行，故以鴻羽為儀而舞蹈。因工藝尚未發達，故鼓土器而歌。物質生活之簡單，可想見。當時生活之基調，為宗教戰爭，故歌鼓非用以享祀，即用以祝捷。「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信夫！



謀案中國古初民生活進化之史迹，略備於斯矣。茲歸納各項進化之歷程，區分如下表，以便觀覽焉！

		項分期	
		蒙昧期	野蠻期
		文明期	
器用	土器草器	石器	石銅器並用至銅鐵器
生產	漁獵	牧畜	農牧至農業
居室	穴居	草屋	宮室
婚姻	掠婚	自由結婚	嫁娶
組織	無定	部落	國家建立階級發達成文法律形成
商旅	直接交易(以物易物)	直接間接交易並行	間接交易(貨幣形成)
交通水	游泳	浮木	舟楫
交通陸	步行	步行	車馬
軍事	個人之械鬪	部落之械鬥	大規模之戰爭
宗教	無	享祀以人以畜	享祀以誠敬龜筮發明
倫理			倫常基礎建立
藝術	舞蹈	歌舞	發明裝飾彫塑

# 跋一

世運遷學術日壞古先聖王之道幾絕滅而不可復觀豈果如日月侵蝕乃天道之故常山岳奔頽極地球之變相良因小人道長則君子之道消曲學簧鼓邪說朋興一時學人秒不爲其所煽惑縱有一二有志之士如王陽明之言得之不真斯行之不力故或因不合潮流而易其所學者有之或因不得他人之贊許而任意更張者有之若而人者殆非不欲遵先王之道救世俗之弊卒之趨時愈急去古愈遠皆其鑑別及自信力之薄弱使然耳吾師樹五先生漢中碩望模範典型於學無所不窺講學於省大乙亥春早首以五經論語導生徒之研求次及孟荀選及近今各學派探其源流評其價值諄諄示生徒深究之學徑探國史之真發潛德之幽光用心良苦矣生不敏幸得親承教益啟蒙實多然吾師之學自謂平生多得力於自創之毋輕信毋輕疑六字故於所講之經史諸子之論可疑則疑可信則信絕少阿隨他人而多有獨具一說者今首講易經一題已彙冊付梓凡關於易之作者意義內容價值流派及其演進莫不賅括言之備矣而發論亦至審矣國史之真得其傳學者之學得其徑此無他實吾師之自信之所致而已矣惟易精矣奧矣言易者聚訟紛紜有數義述之於此以與吾師之說相證之竊謂易經（指卦爻辭言）當爲農業社會初期之產物其卦爻辭中所載不外禦寇婚媾涉川畋獵諸事曰噬乾肺得金矢曰田有禽利執言曰卽鹿曰得牛曰喪羊曰乘馬曰女乘筐士封羊於器有缶有木舟而於耕稼之事除无妄卦有不耕穫不菑畲句外不再見焉蓋當時社會物質生產之法尙生狩獵牧畜爲主要農業想未占決定之力故其精神之生產亦莫能外此卦爻辭之非孔子作

證之社會學亦可明也。至卦爻辭是否文王所作似未易決。但文王演易古籍所載不一而足。雖未明言其作卦爻辭。然揆之文理所得。僅六十四之卦象。此常人所能。又何貴乎周文。要之易卦爻辭爲西周初期之產物。則可斷言也。歸之文王與繫辭作易者。其有憂患之說。相合與史公文王拘而演易之言。無悖似較孔子作辭之說爲安。次論所謂十翼者。古文學家皆以爲孔子作。無異論。惟今文學家以今繫辭上下卽繫辭傳爲孔子商瞿等所作。太史公自序引今繫辭之文。謂之易大傳。據釋文王肅本繫辭實有傳字。今繫辭中多有子曰二字。似七十二子後學所纂。竊謂今所傳十翼。容非悉爲孔子所自作。說卦等三篇後得（見論衡）似不可信。繫辭亦有弟子增入之語。姑勿論。至彖象文言等文前中亦有子曰字。想係弟子所增。無確實反證。固不能謂非孔子作也。卽退一步言。設非孔子所自作。至少係弟子所錄。亦當與論語等視。斯皆孔子思想之所寄也。吾師僅謂彖象爲孔子所作。尙未深論。文言顧文言亦孔子之作。日人並木正詔云。夫自商瞿於孔子以下。傳授次序。班所記詳明。如此而謂十翼非孔子作者。豈班史之妄耶。余讀繫辭傳。往往以子曰發之。果非孔子親筆也。然其闡發顯微。陰陽造化之跡。鬼神天人之妙。莫不開發明示焉。非聖人其孰與於此。且與思孟之言實相表裏。豈假託聖言者所得而擬乎哉。余故以夫子門人述聖言斷之。蓋商瞿橋庇之徒錄之也。日人之說如此。竊以較優之論。至於周易之名義。有可得而言者。總之易理備包有無。而易象唯在於有。故曰易象也。物无不可象也。作易可以垂教。所謂開物成務之書也。然文王憂患而作易。至孔子更推天道爲明人事。是易者蓋世間法。而又出世間法者也。此外復有可言者。易之爲書。其一曰論生。綜觀古今中外之思想家。究心於宇宙不體之探討。沈思於萬有原理之發見。衆矣。有言有無者。有言始終者。有言一多者。有言同異者。有言心物者。各以己見。窮玄闡秘。願未有言生

者有之。白周易始曰：生則舉，凡有無始終。一名同異，心物諸問題盡攝其中矣。曰：生則舉，凡有無始終等語，概念始得其義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生之時義大矣哉。其二曰：論咸易，以咸爲體，此遠公答殷荊州之言也。可謂直探其本矣。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聖人作而萬物覩，今物理學謂聲音之清濁強弱皆以其在空氣中之振動數計之，振動數相等則彼此相應，起共鳴作用。是以古稱銅山東崩，洛鐘西應。其三曰：論變易之爲書，一言以蔽之曰：變易而已矣。以變易觀宇宙遠西諸哲蓋嘗言之矣。古有赫拉克利太近代有黑克爾達爾文諸子，然以易名書未之別見而易爲特出焉。其四曰：論反物變尙已，所以爲變者何則？以其中含有二物，故二物對立相持不下。此消彼息，此長彼剝，最後乃斷於第三物焉。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誠哉斯言也。易之中陰陽之道非此之謂歟。其五曰：論成易冒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者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不成則生爲自動矣。其六曰：論時易道深矣。廣矣而會於時，如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有道光明，後世稱孔子爲時中之聖，孔子亦自言無可無不可，蓋亦隨時之義也。其七曰：論中易道尙中與時偕行，故惠定宇曰：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時中。其八曰：論通繫傳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等云。其論通實詳備矣。其九曰：論進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使未濟底於既濟，此則易之大用也。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是視吾人智識與道德之進展爲何如耳。其十曰：論憂患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太炎先生謂其所憂患則在羣龍無首，飲食與訟，旋復無窮。蓋唯文王爲知憂患，孔子爲知文王亦惟深於憂患者而後知其憂患之所以也。凡上十端相互爲用，實如環之無端，始生生終於憂患，此易之所以作，歟。用特述錄於此，吾師對之然耶？否耶？民國二十有五年春，墨江武嘉榮謹跋。

## 跋二

乙亥之秋七月既望余自笈昆華肄業省大得受樹五夫子之教此余三生之幸也余慕夫子名久矣但恨相見之晚未得早沾時雨之恩夫子經說以韓柳讀書之筆達庶幾博考之旨而品格之修養實足爲人師爲典範著作宏富淵博於溫故之中而有新集各派之長名世共聞近著講易管窺尤爲雋善以不輕疑不輕信之精神上追古人下示後生使研究易經者有正宗之根據系統之智識闢一康莊掃除支路可謂易經之較善本也易我國之古哲學著作卜筮之書也有連山歸藏周易之分然前二者佚惟周易存即今之易經爲文王周公孔子所著作因伏犧氏之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秦焚書易仍得存王弼韓康伯孔穎達已有注疏之本李鼎祚程頤朱子亦有集解之作然於研究者無多裨益夫子重新編理使得簡途以步則進步較易夫子養年之時猶以精力爲後生等謀學業之門徑此功偉且大矣文詞之佳妙有目共賞空前未有之傑作也吾儕同研景仰既深尤盼研究國粹者一讀之民國二十五年大理馬秀卿跋

## 跋三

是書旣成吾師所講之述而不作與孔子之宗旨台子楹謹申之曰謂六經無與于孔子乎何解於孟荀以後之訓詁云聖即經經即儒門之正宗亭林云經學外無理學其尊孔也至矣謂六經皆孔子託古改制之作乎又何解於述而

不作之言耶古者學在官府平民莫能視典籍之祕與孔子本有教無類之旨使官府之學散之民間刪詩書訂禮樂讀周易修春秋無一非述自古書卽無一非儒門著作古人云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孔子兼之中庸云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禮樂之範圍乃朝政之榮華大者如正朔服色之類孔子不敢作至於刪訂教材于羣經之中獨取六經于六經之中獨標宗旨比尋常事耳何足異乎乃近今學者不明卽作卽述之旨甲曰孔子作經託古改制此王肅梅頤或爲之豈能以窺聖人乙曰孔子述古未嘗自創實一老教授耳華是則公羊官世卿之譏左傳言天王者狩皆妄語也是皆不明述作之解者也竊以論語第七篇孔子言述而不作謙詞也蓋以述爲作卽述卽作也太史公書百三十篇自序皆云作某第幾班固敘傳皆云述某篇第幾古人之用述作二字無大區別孟子去孔子作春秋史公云孔子修春秋作也修也皆謂之述可也顧所謂述者絕非僅鈔胥之是務而毫無己見也蓋孔子自身之微言大義亦卽蘊於所述之中矣雖其意或在文字間或在文字外而爲用則一也持此義以解春秋經義甚明卽以解春秋外之易經以及羣經經義亦無不甚明孔子推闡發明之處謂之述固不可謂之作亦不可不以卽述卽作之義釋之孰能明孔子之言何指哉昆明受業施子愉謹跋

## 跋四

五經爲吾國文化之淵藪歷來舊學罕有異見惟自強鄰侵擾外交失敗論者皆歸咎舊學尤疑怪於五經朝疑之暮廢之專以崇尚西學爲要務今之學子大半不知經之爲何物也然而廢者自廢尊者仍尊吾漢地處溝澮受時潮之

嘗幸徵更有樹五爲師獨行其道諄諄講經於大學院自年初迄茲每週一講無有倦怠聽者記則記錄則錄莫不專心一意靜領其教五經之餘且評及各代文獻每朝舉一家爲表率求有緒也經首舉易集稿付梓余忝列一席得聽之於成書前覺師之講易有五長旁徵廣引不守一家言博也統其正宗述其要義約也不輕信

如司馬遷靈信十翼皆孔子作師非其說

輕疑

歐陽修疑十翼皆非孔子作師亦非其說

公也獨抒己見發人之未發

如謂十翼中有四翼爲孔子作衆多用語乃使人易記易讀

創也先講後印虛心作試謙也噫斯五

長咸備見之於講易其他諸講又何不如斯耶余自幼入新學堂學堂廢經余亦不能自讀所謂易者知其名而不知其實也今得受教於師門循循善誘開我茅塞資雖鈍而心有感曰偉哉易也立中國文字之基明人類進化之理也由簡而變由易而繁一符出而天地永矣一書出而古今進矣孔子五十且學之吾人能不學之乎前誤於不明今明矣能不本諸所得隨師後而發揚光大之乎呈貢覃瑞華謹跋

## 贊

並引

所貴乎學於天地必有以演繹真諦整齊萬殊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如大海容納百川如羲和徧照空界繼往開來傳世行遠益于己也微利于人也溥庶幾所以爲學興者乃習枝節之技姝姝不舍得微末之長沾沾自足遂以爲盡天下之學而豪天下之士嚼火之光白照不及已蓋先儒有嚴守家法者已有標立派別者已建樹規模楷定軌範其真僞是非間不容髮此家法也舉一廢百分河飲水不務實踐尙諍論此派別也嗚乎惡似而非者惡繫之奪朱也惡派別之亂家法也孔子之謂集大成何有於派別哉而學於孔子者雖品質操行

藹有不齊其爲孔子之道則一歸元無二路方便有多門也孔子而後能行斯道者幾人哉一代希有一二而已  
吾生何幸得受業於屏山夫子而獲聞之夫子治學無所局囿拈出勿輕信勿輕疑之正鵠自循之教人循之  
治詩文然治史然治經亦然歲在丙子芬供職昆華圖書館鈔校漢詩朝夕親教薰聞愈純而後知爲學不志其  
大難多亦奚以爲適伯兄筆記帥講稿講易管窺成受讀而嘆曰繫解不云平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商瞿誠言孔門真旨至廣大盡精微中華之寶典而民德所淵源豈容術數圖書等派割裂紊亂而不一整理條  
貫以餉於世哉夫考別源流辨章史實堅之事也分疏章旨研窮理致橫之事也今茲宏文橫豎交激逸易道之  
大綱盡治學之能事敗發來學深切至矣鄙拙如芬易敢贊一辭然念吾師治學門徑故宜彰明揭示俾後進有  
作知所遵循故竭微忱而述此其辭曰

大哉易道何容贅述流傳千秋派別歧出無疆夥蹟罕覩條系藉茲管窺以求真諦右總贊第一

羲皇作畫農聖重之文王繫卦尼父宗之匪惟古說史例云然民德基本于萬斯年右起源完成篇贊第二

孔門傳經易惟商瞿授受分明迄於漢儒嗟彼陋士紛云術闢蕩之滌之會入通途右流傳篇贊第三

皇矣中華邈哉古國唯我先民勛勞斯得先民偉業豈令渺冥鈎玄索隱賴茲一經右古史進化觀篇贊第四

民國第一丙子中秋日及門昆明子蘭芬謹述於樸學齋